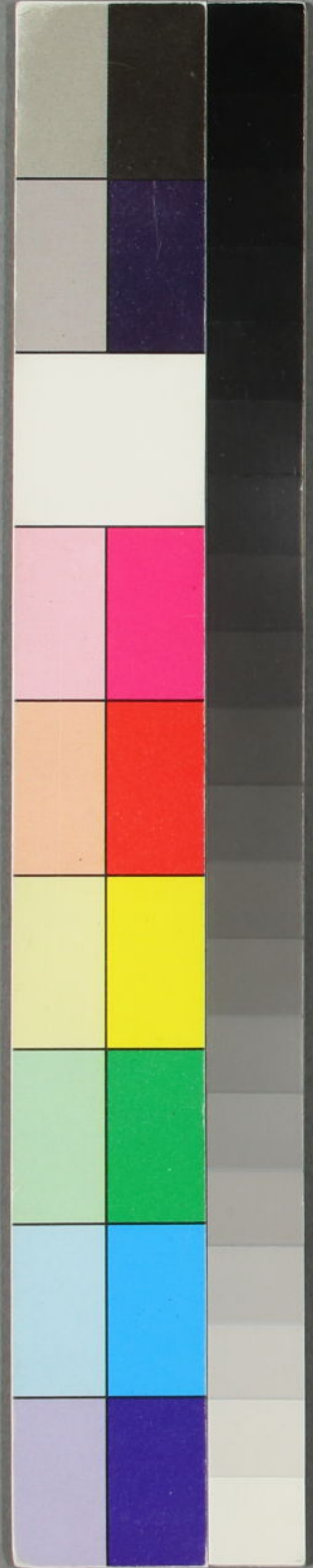


春融堂集

和16
890
11





春融堂集卷三十八

青浦 王昶 德甫

序三

唐冶父詩序

余於同里陸秀才范鎌破篋中得近體詩一冊計六十餘紙
 紙敝墨渝蟲鼠齧食者過半無撰人姓氏及按其詩乃知
 華亭唐冶父鎔所撰冶父始家上海繼居於吾里殆前朝
 遺老伏而不出者歟其紀年則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凡四載
 其同姓則有叔九諮兄士長元成弟去非坡友其朋好則有
 張洮侯沈友聖許霞城王玠右金天石輩得仲施及甫陸子
 元吳六逸王名世宋轅文宋子建諸人其詩則沈雄蒼
 愴激楚蓋根觸於社稷滄桑之故而故國舊君卹乎其

痛者也余嘗觀宋之末造如謝翱林景熙諸人其詩未以
工而白石藁蹄髮集各書當時珍之後世愛且護之無他勞
臣志士宇宙間之正氣正氣所盤鬱固不必論其辭之工不
工而皆可傳於後况以詞之工若此又安能久閱其光芒而
不出乎雖然林謝之徒既已詳於史冊載於志乘散見於叢
書稗說而治父廼僅以其遺章逸簡單行側出於蟲穿鼠穴
之餘雖以同郡邑如余亦不能稽其生平考其故實以行於
世斯身後之不幸抑尤有可悲者已余既借而錄其副殘缺
者去之凡得詩一百十七首并爲序其崖畧後之知人論世
者庶幾有所考見也夫

二彭集序

往時四川彭吏部樂齋與其弟磬泉皆以文學名於京師予

生稍晚未及見也及至四川則樂齋已由廣東肇羅道罷官
歸而磬泉之歿久矣時樂齋年七十餘爲錦江書院山長嘗
顧予而歎曰予弟兄自相師友平居刻勵學問務以古人爲
師而於學古文尤力吾兩人所爲文前皆有刻本顧叢脞散
佚僅存五六種子幸爲考定之俾我兄弟二人稍以見於天
下余受而置之篋衍閱數年南北奔走迄未暇以爲辛丑居
里乃始發篋讀之汰其稍近俗者定樂齋詩文爲白鶴堂集
六卷磬泉文爲求志堂集四卷於是彭氏兄弟之集秩然可
以傳世而聞樂齋之歿又已逾二年矣嗚呼四川文學之士
在宋最盛迄於元明其流風餘韻尙有存者及邁明季之亂
舊德之名氏耆老之教授與夫故家之文字書冊泯然靡有
子遺百餘年來士子安於陋劣庸近而彭氏兄弟乃特起於

疇人之中以古人爲師法其文清而婉簡而有要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歟而惜其卷帙之止於此也余旣爲之審定繕寫一藏家塾一授吾縣知縣楊君卓俾刻之官解庸以報故人於地下且以踐數千里外宿約云樂齋磬泉皆乾隆丁巳進士磬泉由翰林官至涼州同知楊君亦四川瀘州人故以屬之

陳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詩文集序

錢塘陳君桂生挾其祖句山先生詩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門而請曰願有序也嗟夫余官中書舍人於先生爲後進自乾隆戊寅始獲識先生於朝繼以詩文相質先生謂與可言者時時引而進之是以辱有牙曠之知甲申余從校獵木蘭先生亦以上書房師傅侍諸皇子在屬車豹尾間

益習聞先生言論風旨與所以自得者大抵以名節爲坊表以詩書爲枕藉以廉靜寡欲難進易退爲標指入其家衡門兩版凝塵滿席不知爲列卿之尊與京兆之雄駿也發諸詩文不以氣炫才不以詞害志淳古澹泊清遠閒放適如心所欲出至國家之典故名臣之事實著於序記志傳者一唱三歎反覆詳盡而不厭其繁以裨於世教故同時若沈君椒園商君寶意杭君堇浦輩靡不歛手推之余嘗讀南史至傅昭徐勉諸人其撰述雖不盡傳於世而清修令節愛素好古修然若出塵壒輒傾仰企羨於千載之上今讀先生集知六之名卿遺韻迄今猶未泯也丙申春余歸自蜀中而先生七年歿矣求其集不可得爲之悵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於杭州竊念先生籍錢塘西湖事蹟載於詩文者必富從其

家永之卒不可得蓋十餘年來殊以爲憾今桂生述祖德採遺文輯而錄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備見於世是集也傳將先生言論風旨顯顯然溢於聿牘後之論世者且以爲傳昭徐勉之比其可嘉尙也哉爰因序而并及之

李恒齋先生金筑槎謠序

貴陽爲古施羅鬼國不見於漢地理志楊慎以爲卽古鬼方然考孔穎達詩疏干寶易註世本唐書類皆與楊氏說左蓋地極西南獠獠雜處文獻率無所考獨其形勢險隘谿谷阻邃九溪以上深箐大林盤錯回互足以馳騁游覽而非有事奉使焉不得至卽至矣又非文詞之工者卒不能取而模範之也吾師李恒齋先生以待御典試黔中由幽燕經河洛歷洞庭沅江之勝往返七閱月旣歸次道途中所作爲金筑槎

謠凡山水之崛奇風物之俶詭以及賓朋讌集感時弔古之思靡不畢具其旨深其音雅其才情踔厲而卓越洵乎言之文而行之遠者矣今國家文治昭融遠被遐裔貴陽人士非復如曩時荒畧又得名賢以振起之文章山水交相映發則匡衡所云化俗而懷鬼方者必於吾師之詩歌是驗而後有考圖經志輿地者亦將據以爲信非第鑿險探幽以資吟詠者比也

朱吉人春橋草堂詩集序

余家青浦縣城之南又南六里爲泖湖逕泖二十餘里爲浙江嘉興界又數十里達於桐鄉蓋距余家百有餘里云桐鄉平遠閒曠爰基之山胭脂之漚梧桐之徑芙蓉之浦村居相望桑麻晚靄有魚蟹之饒蒲蓮菱芡之美風景皆與余青浦

士生其間往往鄙名利而耽邱壑賤紛華而樂幽澹以詩
爲職志以吟詠爲寢食得於地者使然故余與朱君吉人
好同性情最契者以此君工詩詞善畫居桐鄉兩兄皆登
科躋臚仕獨君蕭然塵壒之外西泠吳興廣陵茂苑歲必
一游焉拏舟所至名流詞客聞風鱗集相與搜巖剔穴及
屠老子之宮披其碑碣摘其幽勝舉而發諸篇章故其詩
日益工余以乾隆庚午識君於吳企晉璜川書屋時朱子
存兄弟又君族兄弟也文酒之會最密後余在廣陵君來訪
其親串艤舟紅橋偕登康山平山堂吟眺爲樂又三年君應
順天鄉試至都門適曹來殷趙升之張少華皆在聯詩鬪酒
盤旋半載而返已亥余乞假以事過桐鄉訪之不遇後四年
而君逝矣爲之泣然今趙舍人億生挾其全集以來始得讀

而序之嗚呼自與吉人定交迄今四十餘年同游諸君少長
不一皆莫有在者其詩詞亦多散佚不全惟君集得賢子弟
守之且將授之梓以行於世詎非幸歟讀是詩將山水之
賓朋之盛與夫書畫金石一一可考而知而君之聲音笑
貌及性情嗜好皆將想象得之誰不以爲山澤之臞列仙之
歸也斯可破涕爲笑者矣

沙斗初布衣白岸亭詩集序

余常與曹君來殷論次當代之詩以爲今臺閣之上士大夫
功名自著者其詩列屋兼輞不可勝紀若夫泉石之士名
聲傑句不遇於時而必有聞於後者當以李碩夫張崑南及
沙斗初稱首或曰碩夫之詩激澹崑南之詩清遠而閒放
兵言皆若安貧守道翛然寡所感激者獨斗初詩才力奇

以沈雄而踔厲或抑塞而悲壯有無聊不平之憂思與泉
石相遠者何也今夫林木之生於崖厂也翳翳然已爾及
其歷霜雪迎風颺則槎牙攢網慘慄呼洶而不可止山泉之
下爲濫而仄爲沈也瀏瀏然已爾及其匯澗壑激瀑流則噴
薄搏擊之音作焉誠未可執常理以例之也由斗初之遇以
考其詩又何足異歟余自與斗初交迄今僅數年爾碩夫已
卒崑南隱於醫今年復晤斗初其貧愈以甚而沈雄踔厲抑
塞悲壯之氣如故豈尙欲以功名奮與臺閣之詩人鬪奇角
異與夫遇不遇命也古之人抱負英偉非遇世有識者往往
賣卜采藥以老不見有無聊不平之感斗初雖寥落摧挫然
才力奇傑詘於今而傳於後也可信以視列屋兼輞者有異
矣又何不平之與有來殷贈斗初有云蕭瑟三秋氣飄零五
傳又將不僅以詩也夫

張崑南布衣鶴健堂詩鈔序

嵇叔夜琴賦云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攬如志惟意所擬叔
夜工於琴其敘聲音之理可謂微矣蓋愀愴惻減者吾知其
爲笙繁會叢雜者吾知其爲笛激昂噍殺者吾知其爲箏與
瑟之數物者凡擔夫鬻買與夫委巷之竈娃鬻婢皆得辨其
節奏而指其工拙至於琴澹泊杳冥非榮期綺季之倫不能
學學之非終身不能工卽工矣如牛鳴盎如雉登木聽者未
嘗不勸而思臥東坡云古木嵌空微黯淡誰爲聽之誰爲傳
誦其詩可以浩歎也詩之爲道亦然靖節以下若龍標摩詰

陽蘇州柳州諸公淵夷冲澹皆琴中人也其詩皆琴聲也
曰世之學詩者升沈榮悴苑枯得失之情亂於中亢厲麤豪
枵桀驚之習染於外而知其旨趣者蓋寡矣吾友張子崑
南以布衣稱詩吳下家屢空常日午無炊烟顧好琴天平之
山文礪之嶺潭東潭西之勝每出游輒攜琴與俱詩人吳子
企晉過子葆中沙子斗初暨方外石杉念亭輩晨夕過從必
鼓琴以相娛悅間發而爲詩卽景會心抒寫物理如朱絃疏
越一倡三歎洵乎王孟韋柳之遺得於琴者深矣崑南詩旣
多不自收拾企晉今之牙曠也爲擇其佳者刻之世人讀是
詩當如儵魚之出聽樞馬之仰秣焉豈患誰聽而誰傳哉

張策時華海堂集序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說者謂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其迹相反而孔子兼取之者何蓋狂之志嚶嚶
然必曰古人夫旣與古爲徒則一鄉一國之士且不足以供
其友又豈能低首下心闔然驚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踽踽涼
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三代以後士人
以酬酢爲工以韋脂爲巧以同流俗合汙世爲能其行如是
况於言乎又况於言之精者聲爲詩乎其尤黠者或轉取忠
信廉潔託之以自飾而鬼瑣詭譎之習終不能自掩於詩吾
友張子策時狂士也儻蕩疎豁豪俊不可一世視便辟善柔
機械變詐之徒唾若泥滓然以故游於公卿間恒爲忌者所
中學不施於用身不適於時也然意氣不稍自貶損尤喜爲
歌詩心所感憤道古以刺今緣情而類物寫其無聊不平者
必於詩鏤肝擢腎結爲章句呀然以笑奮然以躍忘其飢寒

奔走者必於詩所擬樂府數十篇出新意傳以古音皆別陳言去之及在浙江游天台雁宕諸山詩益奔放奇偉可喜蓋志足以植其氣氣足以輔其才才足以運其學是以筆墨馳騁幾與古人相上下君交游絕少頗以余爲知言今秋入都出所次華海堂集屬余序總觀其詩若琢虞筍出鱗甲以爲之而也若繫怒驥踉蹌介倪而犍犍不得施也若大塊噫氣謫者叱者鼓萬竅而怒呶並作也若大波爲淪小波爲漣轟訇推盪隘宇宙而撼山岳也嗚呼可謂盛矣古之狂者如迷陽郤曲僅傳於莊周之書他若子桑曾點輩其歌率不傳至阮籍以狂名詠懷諸詩最爲世習誦然爲晉王勸進識者羞之今君旣以詩名世其嶽嵒歷落之概與掩抑塞阨之狀讀其詩如見其人與世之鬼瑣詭譎裁摘工巧以自文者不待

如黑白而自別世有識者其必因詩以取君明矣遇雖窒又何惡焉華海者君登華首望雲海爲平生游覽最故以名堂且志其集云

趙升之媿雅堂詩集序

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君註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然風以述治道之遺化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則其源固罔弗出於正者唯出於正是以直陳之爲賦曲陳之爲比爲興無所之而不宜詩有六要歸於雅焉可知矣鐘師磬師笙師之隸在春官也其器綦詳矣彼漆笛弁口以羊草爲鞞者器至渺小爾而猶以雅名則編鐘編磬與夫鼓棘簫篴柷春牘之屬其音要歸於雅又可知矣詩雅故音雅音雅故樂雅然則詩寧可以教辟喬

志趨數煩志參之與上海趙君升之夙以詩名吳會間近出其
其所撰媿雅堂集讀之大畧據經史爲根柢循古人爲矩矱
取叢書稗說爲輔佐又本諸蕭閒真澹之志故發於音者或
擘諧慢易或廉直勁正如樂銑然石播柞鬱之不形也如臯
鞀然長短疾舒之悉中也可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恭儉而
好禮於大小雅有合焉者已昔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有四
大雅之材三十有一其人雖不可考見意必兼雅之正變者
言之然鄭君又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豈非變
雅之什或有所悲憤怨誅而正雅尤粹然無齷齪與今者風
化休美歌頌洋溢值正雅競作之時而升之操其雅材用刮
剗夫敖辟喬志趨數煩志者之所爲以還賦比興之旨大師
將蘇同律以播之而審爲雅音之宗也豈不盛哉

趙升之媿雅集序

趙君升之與余生同郡長同學先後同官於朝君顧喜爲
詩有所作則以眎余數年前嘗屬余序其媿雅堂詩集故知
君之詩之工者惟余爲深而能言君之詩之工亦必以余爲
最乾隆戊子以阿大司馬奏請均從軍於滇舟車戎馬所至
輒爲詩以自陳寫庚寅秋駐永昌幕府無事君乃總其所作
編爲一集名之曰媿雅又屬余爲序余循誦再三茫然慨然
歎君詩之工而不能知其所以爲工也或曰君博聞強記其
才如萬斛泉觸地而出隨其形之大小聲之疾徐長短靡不
中節且自豫楚而黔而滇出西南徼外又二千餘里風俗之
詭山川林莽之險怪烽烟礮石之可駭可愕皆前古詩人
未及故其取材也富而見於篇什者肆而奇余曰是則然

夫子不聞黃帝之張樂於洞庭乎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北門
成聞之蕩蕩默默意不自得其能知樂之所以爲工乎雍門
周之鼓琴也孟嘗煩冤索欹仰天太息至泣數行下當是時
其能知琴之所以爲工乎觀君之詩亦若是而已矣莊生有
言逃虛空者藜藿挂乎鼃鼃之逕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况
乎昆弟親戚譬欬其側者乎余之讀君詩如聞楚音如接聲
欬悲喜交集久之傍徨而不能去焉爾其惡能知君詩之所
以工不能知君詩之所以工又安能言君詩之工乎余從君
南行君有作莫不繼聲焉其篇什蓋畧相等間嘗取而觀之
恤恤乎湫乎攸乎若不可以終帙然則余之詩且不自知其
所以爲詩又惡能知君之詩哉君曰甚矣子之善言詩也蓋
有深於知者矣因遂書以遺之雖然後之人苟考時以論事

熟復而深思其必有能知之而且有能言之者矣

朱子穎匏繫集序

余友朱君子穎奇偉士也始余與桐城姚姬傳交好因以識
子穎後八年復與子穎相見時方登鄉薦才華著於京師察
其眉目間軒軒然有英氣心固已異之及子穎出爲四川知
縣獲劇盜引見

天子奇之且知其能繪事 命作畫以獻君益跣弛自喜頃
之擢爲重慶府知府會余從討金川抵蜀則子穎以當事故
例宜引避改補又以應償官帑數千兩貧至不能歸視其志
氣較曩時少殺焉然聞余至則載郫酒飲余且出數年詩見
示豪宕雄駿取材也富而宗法也高生平抑塞磊落之意畢
具諸篇什卒未嘗少詭於法蓋余夙知子穎且知子穎能詩

不意其工若此嗚呼世之貴有奇士者非其詭異隱僻之謂
奇則氣直於機變捷巧有弗為奇則志剛於便辟逢迎有弗
肯出而任天下大事忠義激發必能自伸其名節故足尚焉
然士人跼伏草莽或連蜷屯蹇於下吏非言則志與氣不可
得而知故觀於詩焉可以用人可以用陰識天下士昔陳同甫
不幼安之徒義不苟合當世言語著作往往驚時忤俗徽國
履有取焉折節下之若唯恐不及而後人讀其詩若文亦輒
感慨流涕蓋忠義之抑塞磊落感人最深讀子穎詩因以知
子穎為人世而不求奇士以植忠義則已求奇士必有取子
穎則是詩特為其孚尹也已子穎奇士顧嗜釋氏之說嘗獨
往大峩絕頂觀所為菩薩光者今以謝事閒居乃躍馬仗劍
出岷山外千餘里覽壁壘戰鬪之狀以發皇其志氣子穎之

可益見其詩亦將益進於工蓋不得而知之已余年運而往
八困兵間頽墮不可收拾藉君詩庶以自激發云爾姬傳工
古文且深知子穎者書一通郵以示之其殆以余為知言也

吳沖之白華詩鈔序

翰林侍講吳君沖之夙以工詩稱海內與余同鄉里及壯同
為中書舍人以是往復唱和見其詩為多癸巳君奉命視
學蜀中而余適從軍討兩金川弓刀之所戛擊而鼓角饒鐃
之聲相間也君顧時時以詩跡余閱年餘哀其所得成六卷
凡四百餘篇夫翰林古史官也周時外史掌書令內史掌王
命而大史抱天時嘗與大師同車蓋非獨以文章為職業其
於

占候有兼司焉執同律聽軍聲意大史亦肄業及之

歟若秋之世若師曠輩其職在播鼗祝絃歌諷誦乃能識死
焉知風之不競蓋詩通於樂樂通於律律通於兵故司馬氏
書舉戎事爲言猶古法也大師執六律六同以教六詩
六德爲本六律爲音如是而詩始工則聲變節族有以通天
地陰陽之故而其地之淑慝治亂可知也然大師失職久矣
所以吹律而聽軍聲者其術不傳是以不能驗之於律而獨
可考之於詩余曩者見君之詩如攬網援簪者然深其爪出
其目作其鱗之而於以聲大而宏今奉輜軒之使攬乎蠶叢
之岨奇陸海之富衍圖經古蹟之可喜可愕省風入詩乃一
歸於溫柔閒雅協於賦比興風雅頌之旨淫與過凶與慢無
有也其得大師之教者歟蜀苦於兵久矣殺氣相并四載亦
已取君詩而聽之則金川之將寧軍事之將戢其可燭照可

兆卜矣乎余向者承乏內制蓋內史之職於大師
心焉今磨盾草檄不暇以爲爲之亦不如曩唱和之工視
詩蓋茫洋以歎也他日者王師獻捷執訊獲醜君職在雅
當如吉甫之美江漢史籀之紀車攻以美盛德之形容以
成功以備愷樂則君詩之盛又有不止於是者矣

褚左峩學士詩鈔序

自吳公子札與齊衛名卿贈答而言偃復游於聖門說者遂
謂吳人獨得文學之傳顧漢魏六朝以迄三唐吳地之言詩
者日盛而如曹劉陶謝李杜韓白之倫號稱大家者類不出
於吳何歟至宋范石湖居士始以其詩與誠齋放翁輩角立
世並稱爲大家莫敢軒輊焉吳中文學之傳雖謂之振於石
湖可也同年褚左峩學士生季札言偃之鄉少時下筆爲詩

已驚爆諸名宿旋以獻賦。召試爲中書舍人頃之登詞
等侍講幄出而視學湖南舟車所至山水之勝發皇耳目於
是爲詩共若干卷石湖以前未有若是之富且工者也昔皇
甫持正序顧逋翁詩謂吳中山泉英淑怪麗君出其間吸輕
清以爲性噓鮮榮以爲詞是以逸韻長句往往出天心穿月
勝非尋常所能及然逋翁詩具在實不足以當之今觀君之
詩茂矣美矣諸好備矣其捲波激濤則太湖異石也曾枝圓
愈不可窮與虎邱支硎諸山寺奚以異吳中英淑怪麗之氣
至今洵萃於君君復能翁受而傾寫之第其風格於石湖差
近豈非吳中詩學名家以嬾文學之傳者與考石湖居士雖
爲中書舍人掌內制然嘗出使異域尋棲棲於楚蜀交廣閒
讀攬轡驂鸞桂海虞衡錄可見也度其從容省闈蓋無幾時
今君旣遍歷江山之勝又侍從 法宮以文章記注爲職業
由是沛鴻詞揚偉績石湖所未及者君得兼而有之誠齋敘
石湖詩謂長於臺閣之體者短於山水之味豈篤論哉余交
於君幾三十年詩場酒座靡不共也君所作往往得厠名其
末今別君八年讀其前後諸集進而益富且工而余頽然老
矣并不能企逋翁也然余思之言偃學於聖門出則得人學
道以絃歌治其民入則講求喪具禮運之事甚備至季札所
觀十五國風皆能指其興亡治亂而於唐虞三代之德審音
而識其所以然然則區區詞賦之流蓋未足以盡文學也君
其更有以進余矣夫

自古文章之士少達多窮論者於是互推其故而孫氏樵之言最詳以爲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茂重溟夜光之珠在龍頷抉而不知止不窮則禍文章亦然陸氏龜蒙亦謂天物不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長吉天東野窮正坐是也蓋謂文之工者天必窮之雖然豈知天者哉太史公柳子厚皆言屈原左邱諸人放逐乃賦離騷失明厥有國語然則窮而後工非工而後窮也古來放逐失明者何限類皆草亡木卒其不放逐不失明而草亡木卒更不可勝計惟數君子者不做天壤窮乃益工工卒不窮故謂詩人少達多窮者吾竊疑而不信今讀高君七峯草堂集益知天之非無意於此也君貴介公子父歿以衣食依人四方舉於鄉年四十許遽以病歿無子歿後一年妻亦

歿蓋君之窮若此旋觀其詩如玉有英如金銀之有氣如珊瑚夜珠孕育溟渤而光采越於深淵凡君一笑一言顯顯然浮溢紙上其好山水篤友朋之高致若或見之是君雖死猶不死也天之生人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勢不能以兼美然推其意往往鄙科名富厚之榮而以身後文章名爲最貴今者窮君身不窮君之名窮君生前不能窮君身後與草亡木卒者相去遠矣彼沾沾焉以世之科名富厚爲窮達豈足以知天哉君名文照字潤中號秋士浙之武康人詩始於乾隆辛巳卒於庚寅凡十年其若干卷摛而集之者烏程宋君維藩維翰兄弟梓之者則滿洲某君某云

蔣立崖司馬詩序

余始官通政繼遷大理寺卿職在筦天下章奏與刑名獄訟

之數因以知案牘之繁莫如湖北而漢陽一郡尤多蓋湖廣
爲水陸之衝自京師而南滇黔而北皆取道於此江浙閩廣
之貨淮揚之鹽高桅大艚日以千數至四川商販及瀘州銅
運由瞿唐放溜而下瞬息可達而漢陽所屬漢口爲天下四
鉅鎮首闖衢溢肆摩肩擊轂其間鷓勇鬪狼爲鄉里所擯甚
則殺人亡命椎埋剽劫之徒睢睢盱盱什伯竄處根枝牙盤
不可究詰非明幹兼人之材則叢脞顛躓于吏議以去者十
恒八九然當周之盛德岐周所化自北而南故詩於漢廣言
游女之難求而犯禮之事絕於汝墳念父母之孔邇而遠害
之思深蓋周南之化被於江漢最先自後美聽訟而甘棠作
興貞信而行露歌惡強暴無禮而野有死麕刺之風之在名
南與周南無異至於今而羣以爲難治豈果時易世殊風尙

習俗大遠於古歟抑民猶是民有司不知所以風之是以奸
宄不遵而刑名獄訟之日滋也吾友蔣君立崖吳之詩人其
議論意氣往往凌厲一世放筆而稱詩則感激豪宕稱其爲
人由乙科調漢陽令閭左訟牒日以百十計大吏文移督辦
日以數百計待質之氓駢頸錯趾在階下君攘袂奮臂判決
若流水頌者服獷者惕強暴犯禮之爲寢以衰息當是時疑
無暇於詩及來京師出詩數百篇審其音廉而謙正直而靜
按其節族倨中矩勾中鈎纍纍端如貫珠考其登臨贈答若
蕭然無事者所爲而江漢之風濤及大別之雲煙變滅皆取
以供詞章之用甚矣能兼人所不能兼也君曩適秦中嘗作
秦游吟以志感慨秦固周南之地也今宦游於楚用其暇日
復出文詞以自娛戲君之詩自北而南殆將以風教導其民

使民興起於二南之治而無復虢勇鬪狼椎埋剗刦世有採風者將由此以覘禮教之行而刑名獄訟之繁將格而漸簡也顧不休哉於其歸書此以爲序焉

吳鑑南黃琢山房集序

乾隆癸巳六月十一日進討金川之師再潰於登春知州吳君鑑南死焉七月二十四日余由南路馳抵成都則當事者已奉君粟主躋於慰忠祠余往祭而哭之復見其妻之叔周君輔鈞言君死事甚悉余聽之淚泫然下不忍竟其詞又三年丙申金川平今年丁酉周君自衛輝寓書來曰鑑南黃琢山房集六卷刻已竟蓋同年陝西巡撫畢君沅所助也鑑南以鄉試得出門下知鑑南之詳莫如執事且樸庭詩集幸序其概矣今鑑南大節卓然微執事奚以徵信於後世按君名

璜鑑南其字浙之會稽人曾祖濬哲內閣中書舍人祖棖直隸安肅知縣父爚文貢生工詩世稱樸庭先生君已卯順天鄉試舉人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久之選湖南澧州知州次河南樸庭卒貧不能歸時君同年朱君岐方知衛輝府乃以孥依朱君而獨扶柩歸葬喪畢赴選揀發四川總督劉君秉恬舊識也招之參幕府事及是將軍溫福兵先一日潰於木果木賊乘勢將圍登春總督以夜帥衆突圍出從者甚君尾之行君謂我軍尙衆且各官之僉僕及貿易人不下四千吾不可舍以先比至崇德賊已扼山梁隘口轉石下搏擊馬傷墜入深澗以歿年四十有七事 聞贈道銜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蔭一子以知縣選用君爲人忠厚木訥落落莫莫不事家人生產承其家學獨好爲詩又爲知府商君盤之甥學

士周君長發之弟子以是其詩益工當苦吟時晨炊不具听然聽之及爲戶部益甚署中常出片紙督促議事胥隸相望於道弗之顧也冬夜數造余言詩至地爐漸滅茶瓊冰凌凝結戶外雪數寸許從人鼾睡數四寒噤齒牙戛擊有聲君斷斷不置強之再四而後去其專且精如此金川始平將軍阿公使總兵成德收陣亡將士遺尸瘞之余屬成君覓君骸骨無驗不能得也而周君經歷干戈倣擾乃能護持其詩久而不失余視周君有餘媿焉矣鑑南子安祖纔十歲期以數年後招魂葬於故鄉墓中之石益有待也余恐其事蹟湮沒故仿唐人之例次其生平出處序於卷首以塞余悲以慰周君之請至其詩春容莊雅而才氣不可遏抑有識者當共知之

春融堂集卷三十八終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

青浦王德甫

序

金二雅播琴堂詩集序

歐陽公序梅聖俞詩謂窮而後工考聖俞始爲大臣所知屢薦宜在館閣授國子監直講累官至都官員外郎命修唐書豈得謂之窮歟竊謂窮者非盡連蹇顛躓之謂蓋謂仕而在下焉爾必下位而能工何也蓋詩之爲教在研求乎經籍藝文之精攬取乎山水煙月之勝涵泳乎前賢風雅之旨修此三者故全也然專其力乃能博於學靜其心乃能會於物使身勞於國而慮盡於事自非上智必遑遽而不得寧且遺忘茫昧以失所學惟放於寬閒寂寞圖書足以自恣景物足以

自怡當其發於詩也或刻燭而得或腐毫而求或壁牆廁溷
置筆硯以書之迫促膠擾之習無足以動於中其進於工也
詎不宜哉二雅與余交垂四十年其始也爲名孝廉偕令總
憲紀君渡湖江過梅嶺探幽攬勝以寫其蕭曠自得之趣及
官於朝以國子教導爲職又在四庫館久典祕書行將試
以政事矣跡其生平出處皆與聖俞相似不可謂之窮而遽
辭曹事引疾歸於吳江乾隆癸卯春與余遇於西湖其氣穆
然其容粹然出播琴堂集讀之春容和雅一唱而三歎經籍
之精無不備也湖山之勝無不賅也得昔賢風雅之正不蘄
於工而自工窮不窮豈足爲二雅論哉雖然聖俞以修書終
於京師宛陵山水之地弗獲投簪而往鼓枻而游也而二雅
壯年謝事歸於故里其於詩心靜而力專東南山水之勝復

有以助之則二雅之詩之工又當非聖俞所及也知二雅之
詩之工則余之不能工審矣以余之不獲工於詩而二雅猶
出其詩屬余爲序余寧不滋愧歟史君誦芬詩人也蓋二雅
之同鄉客於余最久於其歸作序以貽之工與不工閒誦芬
其有以辯之矣

楊蓉裳吟翠樓藁序

昔鈍翁言詩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磊落華瞻臺閣之詩
也悲嘑憤慨山林之詩也爲臺閣體者宜貴宜大其設施爲
山林體者宜不偶宜無所表見信斯言以言詩將畫爲兩戒
區爲兩人離而不可相兼且何以處非山林非臺閣者歟夫
山林臺閣時之異也所以爲詩則豈有異哉譬諸水其出於
山也湧而爲濫縣而爲沃仄而爲沈其運於海也朝而爲潮

夕而爲汝大而爲瀾小而爲淪求之於水蓋一而已矣發之有源滙之無盡由是因物賦形將怪變百出不可勝紀也兩體之云豈通論歟楊子蓉裳於學無不識於才無不能落筆爲詩歌時而悲嘯憤慨時而磊落華瞻山林臺閣之體雜然出之所爲因物賦形不可以一端求也年弱冠以貢來於都世之交於君者望其人迥然以喜叩其學肅然以敬及覽所爲詩若河伯之面海茫茫咤歎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謂君非山林中人將挾其才華以揚光臺閣也試於 廷當爲令於甘肅將行出吟翠樓初稿示余余讀之若元虛賦海景純賦江所謂雲精水碧焔耀頰彩者蓋學博而才富故無所不宜如此君進不得居臺閣而膺百里之寄亦非山林者比且甘肅界窮邊風沙蒼莽山谷岨絕番戎所據北涼西夏所都

魁奇人傑橫戈百戰之地往而開拓心胷發皇聞見悉其學與才以發於詩山林臺閣之語益不足以限君也已君弟荔裳從兄承叔方叔咸以異才崛起東南而從伯笠湖先生時推通儒長者皆與余交善也君承其家學與兄弟相師友蓋猶江海之水源所從來遠矣又有分支異派滙其波瀾而增其氣勢將見放乎溥桑泄乎尾閭可量其怪奇百出也哉

翁石瓠布衣賞雨茆屋詩集序

往予年弱冠游學於紫陽書院吳門之搢紳先生布衣韋帶無不交也時李客山先生以布衣稱詩文於世客山爲人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詩與文如之是以楊文叔蔣迪夫玉舟及沈文慤公莫不重其文而推其學客山逝後沙斗 張崑南岡復以布衣稱詩吳下斗初隱於賈所至登

古其詩發揚蹈厲磊落而多奇崑南業於醫又善琴其
詩古淡泊清新微妙二人之詩不同然其寬靜正直恭儉
禮則同稱其爲布衣韋帶之詩也嗟乎聖賢之所爲歎
於石隱者爲其憤時絕俗往而不返故謂鳥獸不可與羣
老夫時際昇平重熙累洽陳殷置輔羣龍盈朝而因以蕭閒
寂寞之身適其山林風月之趣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豈非聖
賢所稱尚者歟此北宋之林逋魏野潘閔傅霖之徒公卿大
夫所相與締交而恐後者也余浮沈京邸及奔走四方凡三
十餘年而沙張兩君亦先後逝矣竊欲訪隱君子於吳門從
之游而絕不可得庚子余以乞恩歸葬乃聞翁君石瓠名
却其能詩好古中年不娶教授生徒以自給又三年丁憂歸
里始見君歡然如舊識君爲人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

其矣其似客山也及出賞雨茆屋集清幽疎勁翛然自拔於
塵埃之表較林逋魏野之詩有過之無不及也沙張逝矣得
翁君而與之豈不足慰懷舊之思歟吾聞石門有方君薰者
工詩畫善八分書性情嗜好有似於翁君故世亦以布衣稱
惜余之尙未及見也他日介翁君以求之兩美相合庶沙張
見於時而余以遂初投老之身獲與共適山林風月之趣
或拏舟而訪或據梧而吟文酒之雅比於昔日豈不重有幸
哉遂書之以爲序

魯絜非山木居士集序

庚子余奉命按察江西既至卽知魯君絜非名蓋君
士已十年矣會余在任三月遽以憂歸未及見君也及
冬復量移江西布政使方以得見君爲喜君亦具書來

君又以母憂不果而余旋被 召入京師蓋兩人相見之
如此然君先以山木居士集寄余時時繙閱之因識君窮
運盡性之功立身行己之概暨夫學問之淵源文章之軌則
聲音笑貌顯顯如在目前雖不見君猶見君也今年辛亥夏
君服終謁選於吏部始得與君相見然後知君之所以爲文
非偶然也余常謂魏晉六朝初唐之文迨昌黎而一變而自
唐至北宋之文至南宋而又一變大抵淳古淡泊不事雕飾
適盡其意之所欲言而於窮理盡性立身行己之故紆迴反
覆使人各得其解而可以著之施行此其體自朱子發之得
朱子之學者蔡季通黃直卿劉晦伯陳安卿等皆今福建人
劉子澄李敬子張元德等皆今江西人而朱子又屢仕於其
地故學問文章之緒希風接迹者惟此兩地人爲多君生江

西之南城端慤沈靜讀書取友外蕭然自遠於流俗而是時
建寧朱太史仕琇生平誦法朱子以能古文稱君從之游又
最久承其指授則君得朱子之傳信矣文字之淳古澹泊逾
於尋常豈不宜哉古之君子聞聲則相思相思則命駕如朱
子在白鹿洞子靜訪之在寒泉精舍與伯恭信宿是也吾兩
人慕悅如此久之得見其文又久之始得見其人而君今以
進士謁選將分符以去幸而見者又不獲長相見矣故舉君
之所以爲文與夫能接南宋之緒著於簡端用告世之讀君
文者亦見吾兩人相慕而相悅不在區區離合之迹也

索綽羅氏家集序

門人英君煦齋和錄其家集來請曰某家索綽羅氏自與京
入京師代有聞人顧日久詩文或缺軼不全先公常欲合而

刻之而力有所未暇也今將授諸劄劄幸以文序其端余受而讀之有諱富寧者雍正甲辰舉人撰東溪詩鈔有諱永寧者太學生撰東邨詩鈔 誥封光祿大夫君之從祖祖父也諱明德者君王父也撰顯庵詩鈔亦以子貴 封光祿大夫而東邨之子諱觀保君從父也乾隆丁巳進士仕至左都御史有補亭詩鈔諱德保顯庵之子亦丁巳進士仕至禮部尙書有定圃詩鈔則君考也嗚呼盛矣余讀 本朝八旂通志凡開國以來羆虎之士不貳心之臣與夫疏附禦侮先後奔走之衆罔不具傳其本末而卷後附之以詩蓋 國家受命東陲入撫寓夏其景從戮力者皆挾斗牛渤溟之氣蔚爲人傑迨乎武功戡定銘勒鼎鐘豐美潤澤其後遂以英風偉識播於詞章世之讀是書者試取氏族志而合考之往往族姓

之中文武兼資所謂超軼後世者此也五公之詩格律不必盡同意趣不必相合而從容敦厚元氣盎然追風雅之遺以鳴 聖世昇平之盛者固可審其詞而得之矣昔唐蕭瑀杜如晦溫大雅諸人雲祢蕃衍多以進士宏詞起家文章勛業久而弗替而蕭氏至八葉宰相撰集多志於藝文以索綽羅氏較之豈非今古相埒者歟余不敏往以內閣中書入京與補亭先生尙未見也是時方考試差凡二百數十人蒙 聖恩定爲第一而其卷實自補亭先生拔之先生因錢塘梁文莊公以謀識面由此得侍先生而已卯壬午順天鄉試先生先後爲正考官余亦兩充同考及癸未會試定圃先生充總裁余又奉 命爲同考辱以文字相知蓋余之奉教於兩先生如此今英君復在門牆用得盡讀其家集獲挂名於簡

端詎非厚幸也哉故不辭爲之序且重有望於英君焉

胡安公吟石詩集序

乾隆十八年癸酉余舉於鄉時解首爲鎮洋胡君安公讀其文嘽諧慢易寬裕肉好藹然 盛世之音也旣於都下相見則恂恂然抑抑然不言而飲人以和壹與其文相似而獨未見其詩君以能文屢試於禮部不遇久之乃得蕭縣教諭君亦不以介意也又十餘年病卒其子文蔚建椿等始哀生平詩共若干卷爲吟石先生詩屬余序之昔陸魯望云天物不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不挂朝籍者是也余常以爲信今觀安公之詩則又異是君初不欲以詩鳴亦不肯多出其詩以炫於世往來江湖感時賦別蓋得羈旅困苦者爲多所積至三四千篇讀其詞味其旨審其節族

大抵古詩宗漢魏近體效晚唐皆嘽諧慢易寬裕肉好及俛仰身世間效次山樂天所作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絕無挾摘刻削凌厲憤激之概迥與東野二李不同使其登於 朝著從容簪筆以颺 盛世之音豈不偉歟而羈旅困苦久不克振若此豈魯望之言亦有不盡合者歟抑天之困其身正以昌其詩而不計其立言之何似歟已亥春遇余徐州館舍握手相慰勞語至夜分君听然聽之於升沈得失無幾微見於顏色君之所養可知已且余同舉於鄉者百餘人取科第通仕籍者不及十之一二而能以詩鳴者尤寡君雖不達得賢子以守其詩世有讀者望而稔其爲人覘其所養惜之而因以重之區區魯望所云奚足爲君別白也序而歸之以俟後世之知君亦可以無憾焉矣

汪東湖明府詩序

汪君東湖爲予癸酉鄉試同年甲戌會試始識於京師知其工詩善畫相得也旣而余以銜恤家居東湖來訪留連信宿爲余畫三泖漁莊小冊并題二絕句去自後不相聞者四十餘年今冬其孫樹棠不遠三千里來見於蘇州且出詩集見示始知東湖及其子下世久矣東湖初知蕭山縣以侃直忤上官歸數年而歿居貧性情蕭澹常悠然若有以自得爲令又以廉潔見稱讀其詩如晤其人故鄉人莫不愛而景之者今樹棠復以孤童自奮能詩文刻苦力學與賢士大夫游如姚郎中鼐金殿撰榜以經術古文名世樹棠咸撰杖奉袂備聞其緒論將學行日進而後益以昌東湖詩雖不多必傳於世無疑也喜慰而繼以感歎因書於集首而歸之

吳照南聽雨齋詩集序

照南之從余游蓋十餘年於此每一見則其詩一變初爲盛唐旣而出入中晚近又參以南北宋諸家咸謂照南學之富才之長故能無所不能而人莫能擬議以測其變化余獨謂不然心之精微發爲聲詩猶雲之族於天而水之演漾滙於江湖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滂雲波水肖其類以應之而未嘗有同焉者泉正出爲濫縣出爲沃同出爲肥尾下出爲瀟魁大小曲直而未嘗有定焉者况於歷歲時之久經境遇之異覽關山行旅風土之別其詩不能以無變明矣雖然變者其格律聲調人可望而知也若夫學問之盤鬱蘊積與志節之英多磊砢蓋有不得而變者存人固不能知也照南爲人勿勿乎其確也顛顛乎其自守也尙其志於不屑不潔而抗

其心於有所不爲加以學問之淹洽穿穴經史上溯說文蒼雅之原如是而發爲詩有不兼該衆體而斜見側出不可方物者乎格律聲調之說豈足爲照南論也哉世人讀照南之詩因以知照南之學由照南之學想見照南之爲人有不徒以其詩重者矣余兩至豫章識其地人才最盛而近以詞章經術見者尤多如鄧太守夢琴父子曾轉運燠吳森辛敬業兩進士魯孝廉嗣光吳太學嵩梁皆於照南之詩斂手推服無間言今歸而選授校官用詩以教其邦人弟子胥崇尚於學問志節之大將豫章之詩千彙萬狀駸駸乎其日盛也余老恐不及覩其成而竊於照南有厚望焉爾

施鐵如宗丞詩文集序

平湖令李子賡芸以書來告曰今嘉興府太守伊君湯安能

文好古性情澹雅尤篤於師友之誼其鄉試實出於宗丞施君本房以世俗論之是爲先生小門生也宗丞歿於湖北學政任喪歸無子詩文零落太守取而次第之將以壽之剗剗欲求先生一言以冠於首於是余噉然而哭蓋宗丞之在吾門幾四十年矣其耿介廉潔有古君子獨行之風及由儀部而擢科道晉京卿游次嚮用而敝車羸馬屋宇卑庳往往樵蘇不給爲常人所不能堪終身如一日也少以詩名族兄光祿鳴盛吳中十子之刻宗丞居其首住京師杜門卻掃忍飢誦經故其詩文癯然而瘦瀏然而清秩然一規於正出入孟東野陸魯望及宋梅聖俞讀其詩文宛見其所存雖不多足以傳於世矣宗丞蕭閒簡默少交游在京師時時過吾門清談竟日而後去踽踽涼涼之致至今猶在心目間顧余以

老病乞歸宗丞以視學赴楚別未四載遂成永訣殊可歎也宗承嘗序余集所以推挹甚至及其歿也余不能收拾遺文太守乃采輯編次俾傳於後世則李子所謂讀書好古篤於師誼者信矣是爲序

張金治紅椒山館集序

松江張氏以科第文學世其家其間或以爵秩顯或以清望重或以高節稱而司寇文敏公又爲法書所掩不知詩文皆有過人者由其不自矜惜散軼失傳故世亦莫得而推挹之也今張子金治文敏之再從子風神散朗人謂謝幼輿許元度弗啻也十餘年前散華落藻則已驚其長老入京師今大司空那君繹堂少司農阮君伯元內閣學士英君煦齋斂手卻步而愛其才恭遇 六飛東巡修柴望諸大典金治獻賦

行在拔置第三

賜緞匹以嘉之蓋迄於茲十載矣金治

歸鍵戶讀書將以大成自命不屑出其所作鄰於講世取寵之爲而世之求者愈衆發其篋擇而存之以爲行卷凡詩若干卷賦若干卷詞又若干卷望之炳若列繡聽之淒若繁絃以此行世方將十手傳鈔以貴洛陽之紙豈復虞其散佚失傳也歟昔晉宋間高門令譽莫盛於王謝子弟非獨以紫羅囊玉麈尾見長故王謝諸人之集見隋唐藝文志者二三十家所謂七葉金貂人人有集也茲金治以恬澹者理性情以博瞻者精學業方駸駸日上進而不自已將駕諸父而上之區區行卷之流播其未足以盡金治也審矣

李味亭舍人詩序

詩之爲義風雅頌而已矣雅頌作於廟堂而風遍於十五國

故子夏序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言風者獨詳夫風者氣也莊周之言風曰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又宋玉之賦風曰侵淫谿谷梢殺林莽夫風豈有異哉行乎自然發於其所不容已故刁騷蓬勃隨所觸而形之聲之工與弗工亦非所計若是吾於李君味亭之詩見之味亭家綿州借弟鳧塘皆以俊偉鴻博之才入詞館既改爲中書舍人蓋身在承明著作之庭宜以雅頌爲職志者然家本寒素雖通籍猶不免爲負米之行由齊魯入吳越楚奔走輒數千里又往還蜀道足迹幾遍天下耳目所見與山水所歷結轡而不能平往往於詩發之君之詩自曹劉以逮高岑下至韓蘇無不仿亦無所不似而得之少陵者最多其意激昂而慷慨其格突兀而清蒼其辭軒豁而呈露彫鏤刻琢不傷於巧凡人所欲言而未能言

者標舉出之適如平人之所欲言有解頤者有擊節者大旨歸於君親夫婦倫紀之常天時人事政治之大故於少陵詩不求工而自工非如明季詩人剽竊而比擬之也余交巴蜀士大夫衆矣唯丹稜彭先生端淑有文章道義之契其弟遵泗能古文皆夙所景慕者今二彭卽世久矣而君兄弟復以詩雄視於京師蓋非獨繫巴蜀之風凡采風於列國者皆將因詩而驗其政之美惡俗之良楛有功於詩義豈淺鮮哉

吳企晉淨名軒遺集序

嗚呼是爲我友吳君企晉之集君長余二歲余年二十四就試於金陵時君先中甲子副榜爲宿松縣教諭始訂文字之交明年余在蘇州紫陽書院讀書君亦不樂爲校官因病乞歸君祖父以素封稱家有璜川書屋別業在硯山下園名遂

初有花木亭臺之勝藏書萬餘卷書畫古器稱是吳下多勝友四方文士簪裾畢集故君之才名日著已卯鄉試中式公車過揚州盧雅雨運使以下亦莫不引爲文酒之會及至京師都人士愛慕如之庚辰成進士歸班候選南歸癸未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賜內閣中書而君泉石膏肓無心仕進久之丁父憂兄弟數人爭產於是宅第園林之屬皆廢斥蕩然君無復有曩時之清興矣時君同年畢君秋帆已爲陝西巡撫聘主關中書院後余尋亦按察西安而畢君幕下多名士故詩酒唱酬其盛不減於吳下又三年偕畢君至河南湖北連主大梁江漢兩書院而君倦游不樂歸息於家不數年而歿君詩以漁洋爲宗并取三昧集五七言古詩已探六朝大家名家之蘊而才學富有風華灑落諸體皆工同時江浙朋好中無不斂衽推服者詞法竹垞上得北宋人妙意初訂硯山集八卷後改淨名軒集軒在支硎山中峯巖壑幽峭前有水明樓本詩僧念亭居君愛而葺之故更以名其集嗚呼自君歿後余出入中外不相聞者垂七八年今冬君之子侍御德孚始以其集見示且屬余序之中間頗有殘缺又無詞余出所有以補之歸於德孚以俟剞劂君與惠徵君棟世交徵君父天牧先生所著易說春秋說禮說皆吳氏所刻而徵君祖父皆出漁洋之門故徵君作精華錄訓纂最詳而敘君硯山詩集亦深得其旨趣余又何加焉因畧敘其生平出處與我二人蹤迹離合之故以抒向秀山陽之感阮籍黃墟之痛而已矣

鄒曉坪午風堂詩序

往者沈文愨公以風雅之傳教於吳下者七十餘年是時海內詩人或尚流易以白樂天楊誠齋爲宗或尚苦澀以黃山谷陳無已爲法於文愨之教互有出入公入詞館受天子特達之知稱爲清時名士吳下詩翁且序其詩集比於高王高謂明侍郎啟王謂尚書士正也夫明代詩人衆矣國朝以詩名家亦不下十餘人而獨舉以况文愨蓋謂二家獨得風雅之正也自文愨歿後迄今又幾三十年聰明秀傑之士各以所好爲詩不復求宗於正軌是以詩道日卑今閣學鄒君曉坪天才英特以博聞強記之學裕旁搜遠紹之功發而爲詩必本於古之作者至如獻吉仲默及臥子諸家無不好也尤推尙高王而舉文愨之言爲質的今春在京師因得盡讀其集謇然以清冲然以和有時酣嬉淋漓而不乖於

法蓋風雅之傳在是矣君生重熙累洽文運昌明之世入直詞館進贊綸屏稽其宦迹與文愨先後畧同乾隆辛卯

詔求遺書搜大典金匱玉版之陳充溢棟宇以君充纂修官讀人間未見之書標新領異含英咀華由是發之於詩蔚然爲一代大宗固其宜矣夫文愨之被

主知年幾耄耄不久乞身歸吳下今君掌絲綸者八年清修亮節海內所稱

聖天子駿駿嚮用將上以協虞廷明良颺拜之歌次亦比成周卷阿之詠景星卿雲梧桐鳴鳳照耀簡冊由是操風雅之傳繩式海內則斯集當如江漢之朝斗杓之建爲國朝詩家大宗無疑也余文愨老門生今墓木將拱矣復得拭目以觀其盛詎不幸哉

家條山蘭綺堂詩集序

條山兄與余族望同出太原而譜系殘缺不復能推其行輩顧條山長余三歲稱以爲兄弱冠時同爲諸生應試場屋嘗以時藝相角及退而爲詩互相吟賞故余兩人相視猶親昆弟也條山性情敦厚少而沈靜簡默承其尊人補堂先生之教能詩又工於書往時余座主夢少司農屬書大谷山堂詩集人以爲林佶王岐之比也其詩流播遠近東南人士題襟奉袂願與訂交而沈歸愚宗伯家禮堂光祿推獎尤深至余通籍後二十餘年歸里門復與條山相見時條山已中乙科顧屢困於春闈連蜷摧踏宜若有不自得者而條山意思蕭散言笑如平時蓋其所養之深如此其詩駘宕夷猶和平樂易不以才氣自矜不以辭華自眩其光油然而遠其味悠然

而長正如大圭不琢太羹不和使人得其性情於語言之外讀其詩如見其人徘徊展閱俯仰生平回憶詩文徵逐之時一言一笑猶顯顯然如在目前忽已四十餘年矣令子

以江干等集合爲蘭綺堂詩鈔編排蒼萃將付之梓人以行於世豈不爲條山深幸哉嗟夫吾郡百餘年來卿士大夫工於翰墨者頗多而詩文流傳日少非其文之不工抑其後人失學不能珍藏而刊布之聞所爲亦可稍知愧厲矣故余尤樂得而序之

族子叔華詩序

昔柳子厚稱族子澥爲人質厚敦樸有素爲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其宗庶幾復興然考自唐以來無稱澥之文者其文旣不見於世而世系表亦不志其名豈作史之漏歟抑有學

而位不顯歟或解之人與文不足副之子厚過爲是虛譽溢美歟解之名雖不見於史卒以子厚文後世莫不知有澥然則子厚不藉解以大其宗而澥實因子厚以永其傳明矣吾宗人叔華藹然粹然以宅心和厚爲先以砥礪名節爲務繇其所學發之於詩自十餘年前世已推爲詩老及是益縱橫排冪而不詭於法度今以成進士南歸盡出其集以質於余大牽引經據史旁推交通無不貫也杜韓以下宋之蘇陸元之虞楊明之高李無不做也非好慕正而蓄積富者歟叔華高祖泰際明太學生爲陶庵先生畏友曾祖楫汝祖晦登甲乙科皆以文學名鄉國子厚所謂文雅炳炳者也今又得叔華以振起之吾王氏文章之興端在於此叔華始來京師余得其詩驚歎稱爲來者之秀及接其人而益善之叔華之詩日進而余乃頽然老矣然則余乃不足以傳叔華斬叔華之能傳余也叔華自守甚堅聲利之場干進苟得之爲招之不往也近授經於首輔阿公家及成進士公爲讀卷官乃不知某卷爲叔華者時人以此兩賢之然則叔華之砥礪名節豈有徵矣余稱叔華詩後世其不指爲溢美虛譽也已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序五
方恪敏公詩集序
乾隆癸未余以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時
法駕春則上
慶秋則
較獵無不橐筆以從而恪敏公時為直隸總督首
先迎
駕每
行在
召見畢輒與相見蓋公為內閣前輩
又直軍機最久受
聖主不次之擢為余平昔所景慕故也公才情踔厲容貌偉
然昔人所謂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測初未嘗欲以詩文
名然
上有所作輒
命公和進輒以為佳故公每以詩見示

春融堂集卷四十

青浦王昶德甫

序五

方恪敏公詩集序

乾隆癸未余以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時
法駕春則上
慶秋則
較獵無不橐筆以從而恪敏公時為直隸總督首
先迎
駕每
行在
召見畢輒與相見蓋公為內閣前輩
又直軍機最久受
聖主不次之擢為余平昔所景慕故也公才情踔厲容貌偉
然昔人所謂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不測初未嘗欲以詩文
名然
上有所作輒
命公和進輒以為佳故公每以詩見示

抵春容大雅動中自然不屑爲繪藻之體特以未見其△
爲恨其後十五六年始與公之子今河南方伯君葆巖△
直軍機處知公集尚未付梓迄今又二十餘年余以陳△
老得賜歸田而葆巖以公薇香燕香兩集凡若干卷將△
之梓人屬余敘其爲詩之旨取而讀之諸體咸備其鴻△
製足以考見朝章國典及立身行政之要卽偶焉吟咏亦無△
不原本性情以發揮其聞見蓋公忠孝之德本乎天授生平△
學術務在綜其大且遠者而其遭際又足以發揮而光大之△
故其爲詩無事炫異矜奇自覺元氣渾然適合乎溫柔敦厚△
之旨余昔日所見特其一鱗片羽未足窺公之全也我朝△
定制外任自河漕三總督外每二省設總督一人惟直隸四△
川各設總督蓋四川外至烏斯藏地連青海山川險遠故特

設總督以爲控制而公事較希惟直隸內奉京師外連山東△
山西河南地稱三輔以及奉天蒙古哈爾哈諸地幅隕廣大△
且有屯田河務與京中六部順天府提督衙門內務府并八△
旗都統所屬彼此交涉訟牒文移多於四川數十倍而翠△
華巡幸每有大政必皆顧問故又較他省爲難公在直隸△
十有餘年從容布置處之裕如而素性抗直不肯有所附麗△
惟精白乃忱以致一德一心之應敬考御製詩集中賜△
公詩凡三十餘章一切教養賑卹諸善政皆倚公如左右手△
中有云任久民情悉心恒吏治敦想見當日忠信之忱孚於△
朝野凡公所以布經綸酬王眷者實有古方正大臣之度其不欲以詩文自見也信△
雖然公聲望重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欲誦讀其篇

是詩刻而傳播世人沈吟把玩將所謂深山大澤龍虎變化
不測者皆得想而識之用以慰賢士大夫之望而余行年八
十猶得以衰老餘生掛名簡末追維曩昔忽忽已五十餘年
所以承方伯君之命欣然以幸又復愴然以悲也方今楚峽
嘯聚之徒未盡殄滅同時南陽諸郡縣不免爲其蹂躪而方
伯君率緣營之衆分駐浙川紫巾關諸要隘賊噤齟不能窺
近尺寸尅日掃除餘孽用副聖天子簡畀世臣之至意將進而保釐畿輔以光前烈固可
拭目俟之矣

潘榕臯三松堂詩集序

凡樂之作由人心生樂播于音音著于詩其心沖然粹然合
乎溫柔敦厚之旨然後著爲咏歌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

自非守道之篤而養心之至者不能我友潘君榕臯與予交
二十餘年方其釋褐升朝聲華洋溢登綃屏值祕閣
人將以燕許期之而君退然不欲自見其長比中年從子今
少宗伯取大魁令嗣復以第二人及第人將以七葉五貴期
之而君抑然不欲自多其有年五十餘引疾歸吳下不以名
位烜赫移其情不以繁華聲色損其性讀書樂志朝絃夕咏
間與吳越名人從容清醺有所得輒發之于詩行乎其所以
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動中自然絕無矜張叫囂之態
蓋莊周所謂溫伯雪子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昔子美之言
曰清高氣深穩咏物也實自言其詩也昌黎之言曰妥貼力
排冝論人也亦自言其詩也然非深穩不足爲清高非妥貼
不足言排冝以妥貼深穩論君之詩其亦無愧于杜韓也已

春風堂集卷四十一
蓋惟生當溪山清遠之地值久道化成重熙累洽之時
而君又能以其樂天知命之學收存心養性之功夫是以形
之篇什漸近自然有太史吹律而採風孰不以爲元音之布
濩人籟本于天籟也而豈沾沾焉研聲調論派別者所可同
日語哉予年已八十綜攬古今深有悟于溫柔敦厚之旨讀
君詩而藉以自信焉故承君之命書所見以弁于首三松堂
者君遷居臨頓里庭適有松三蒼翠可愛君日夕吟嘯其下
因以名堂且以名其集云

吳子山香蘇山館詩序

江西爲文士之藪我於吳氏得三人焉一爲南昌進士吳子
雲衣一爲南城明經吳子照南一爲東鄉吳子子山兩吳子
皆以博古能詩稱而子山尤踔厲風發有聞於時子山爲詩

上下唐宋凡所謂名家大家無不效焉而於李杜韓蘇諸公
尤能登其堂而躋其址年未三十挾行卷游吳越間則皆拱
手斂衽莫與抗行及以公車入京師京師士大夫推服亦如
之需次將補國子監博士而子山不欲久溷于人海假歸將
益求其所以讀書學道者出其香蘇山館詩鈔二十卷屬余
序其爲詩之大旨余惟西江之詩其先盛於歐陽文忠公公
奉昌黎爲師法而蘇文忠公又謂其似李太白則其詩蓋就
二家而推廣之厥後黃魯直揚廷秀每以偏師制勝而後人
論江西詩不免有低昂軒輊實非通人之論况元之虞揚范
揭皆出西江與唐宋之詩若律呂之相生而黼黻之相耀也
又豈可以輕議乎哉子山才氣若蛟螭之拏攫而不可禦也
若騏驥之奔逸而不可羈也若孔翠之翔於林澤而不可掩

其光采也由是約其才博其識充其學問以發抒其性情固將窺李杜韓蘇之奧窔而於虞揚范揭同馳騁於藝苑間又無難也予往見子山之詩甚夥今年將八十目眇不能遍觀而盡識也當使人日誦其詩于側既似彈絲吹竹可以悅耳或更得其所以為詩之旨將味之而無窮也庶用以娛老而已矣惜雲衣久沒所刻筠瀾詩已在若滅若沒間而照南方為廣文以詩教其弟子試以我文示之亦必以為知言也夫

宋瑞屏滇游集序

乾隆乙酉瑞屏以鄉試來京師余從陳君頊橋所見其詩排冪可喜因贈以七言古詩一章余之交君自此始後三年戊子余適滇抵霑益令楊君榮南予舊好也實君之鄉人言君將由楚雄北歸前往一二日必遇諸塗會窮冬亘日夜大雪

高山邃谷閒罨以雲霧行人咫尺莫辨不知何時交臂失之頗以為恨又念君雖奔走不偶幸而北歸視余思歸不可得又不獨為君恨而自恨也去年君復以鄉試北來回憶道途相失時已十年逆計定交時蓋十有四年矣視其容益壯示余詩排冪益可喜秦太守朝鈺袁明府枚謂其跌宕淋漓感慨頓挫專學韓蘇者信也考滇於漢元封閒置吏其取道大氏從邛都走靈關孫水以達牂牁及唐宋為南詔諸蠻所吞迄元始屬都督府至明乃隸於直隸布政司故唐宋詩人涉其境者而自明以來由辰沅而黔由黔而滇取道亦異於昔矣然山水峭險荒怪行者眩掉震駭雖欲出其才力規摹刻畫往往為境所脅而不能今君襍被往還數千里如適塗出其才力雕奇騁怪蓋山水之勝抑塞千古待君而發

疑也余之適滇自楚雄而西南又三千餘里歷山水之勝於君然欲如君之雕奇騁怪則瞠乎後矣顧以十餘年之別茲得明燈酌醴出新詩以相吟賞正如彈絲擲竹敲金戛石其忘乎昔之恨而轉爲喜且慰也豈不宜歟然君屢試不偶又家無負郭田歲歲奔走道路今將依人於維揚於其別又恨恨不能舍姑以是書於簡端用塞其意云

楊蓉裳伏羗紀事詩序

伏羗紀事詩一卷楊子蓉裳因城守而作也甘肅賊回之變旬日間破通渭擾安定會寧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鳴張豕突將南走秦川東犯隴州延蔓而不可制伏羗彈丸地無一旅之師內有首鼠兩端之回衆將從中起蓉裳乃萃鄉勇力守禦遏其方張使跳踉搏噬之性莫能少逞於是逡巡惶

折歸于石峯堡以族聚族而殲蓋以伏羗蔽秦隴秦隴安則陝西甘肅全境安故其勢甚危而其功甚偉然是時事聞上卽遣侍衛數十人京旅數千督以大學士英勇阿公及制府嘉勇福侯颺馳電擊賊知大兵將集不敢頓於堅城之下蓋非

聖天子威靈洞矚萬里先幾決策不及此考耿恭守金蒲爲車師所攻數月食盡至煮鎧弩食筋革僅而獲免城亦終弗克保然則蓉裳之得以完城自効可不謂非厚幸歟方賊自北而南予在西安得旨率兵二百餘出駐長武以遏西路之衝與蓉裳時相通也聞被圍心怦怦不能寐作詩以訊之不意其慷慨激發自試于盤根錯節如此今蓉裳以特薦將入都受不次之擢則是詩其功籍也至辭句之工才力之富

皆古人所未有爲詩家別開一格云

家竹所濟南竹枝詞序

昔嘉定錢曉徵宮詹曹來殷學士暨余兄鳳喈光祿各有
川竹枝詞以志樂操土風之意說者謂與朱竹垞鴛鴦湖
歌異曲同工吾家竹所好山水工詩詞家於練川官山東最
久予旣選其詞刻琴畫樓二十五家中又取海右集詩入於
湖海詩傳茲復以濟南竹枝詞寄示凡采掇故事鉅細無遺
而一以風雅蘊藉出之試令付諸小童崽子其縹渺之音詎
遜於曉徵諸君歟憶乾隆甲戌初秋予薄遊山左寓吳凌雲
運使署今香亭侍郎執經之暇往往呼小艇泛大明湖登歷
下亭上北極閣望鵲華兩山青螺矗立雲表沿緣葭葦以歸
及庚子夏奉使青州還道經濟南則因復命于博平不得

續前游矣迄今將四十年閱竹所詩溪山雲木儼在目前而
前塵如夢能無有慨於中耶

吳麗煌閉戶著書圖詩序

余聞吳君麗煌名久矣丁酉夏君寓內閣學士劉君石菴所
始得與相見定交已而君出閉戶著書圖詩屬予序之閱其
冊則亡友杭君堇浦及僧大恒讓山詩畫在焉蓋不覺增欷
累歎而流涕之被於面也憶余以乾隆丁丑九月過西湖寓
昭慶寺西俞氏樓時天台齊侍郎次風方爲敷文書院院長
堇浦罷官家居而讓山以退院住萬峯山房淨慈寺方丈則
大恒主之三人者偕予集大恒所相攜尋南屏古蹟還則設
茗具進伊蒲饌談笑至漏下二十刻湖心月露浩然乃呼小
艇送余回寓樓小酌久之及曙而後別迄今僅二十一年而

此四人者已相繼下世矣讀其詩彷彿其音容笑貌猶顯顯然呈露楮墨間可勝歎哉堇浦學博而才瞻其意氣橫絕一世大恒讓山雖逃於佛乎而以名僧工詩畫單詞片紙秀出人表蓋皆當世雄雋君子也麗煌自少與之遊上下議論獲其指示是以於文章之流別學問之根柢逶迤衍演而深有志於立言抑聞古之著書者大抵自放於名山鉅川通都大邑攬富麗怪奇可喜可愕之狀以激發其意氣而增長其文詞而君乃欲謝絕人事比於下帷授講閉門覓句之爲豈倦於遊而思返耶抑知夫經義之精深史事之異同條貫非澄心渺慮不能爲而必出於是耶君他日歸於西湖杜門却軌成所欲著之書而回憶三君子則臣之質死久矣其增歎累歎泣然流涕必將有甚於余之今日也夫

張太夫人培遠堂詩序

培遠堂詩四卷蓋畢太夫人所作也太夫人秋帆中丞之母出張氏吾邑能一先生其祖也以詩爲聞人母顧恭人有挹翠閣集與武林林以寧顧妣齊名予壯與少儀觀察游觀察於太夫人爲兄知其上承母教因以能詩若此今誦其詩爲女貞爲婦順爲母肅而和皆可於此見之而當中丞之開府西安也貽詩作誡尤切於民生國是及迎養官舍則以勤儉仁厚之意風示關陝故至今誦中丞之政輒歸美於太夫人然雅不欲以詩自著比其歿中丞始集而錄之而屬予序其端予惟二南爲風始婦人女子之詩十居八九謂淑於后妃之教固也然周自姜嫄以來太王之太姜王季之太任思齊思媚已御於家邦矣而太姒邑姜承之婦姑之傳至四五世

弗替故其時諸侯之夫人下嫁之王姬江沱之妾于歸之子
懷春之女咸能發乎情以止乎禮義蓋積之有其基推之有
其序也今太夫人之上承母教與承自皇姑何異而中丞所
治又適在周南豐鎬之地鎮撫至十餘年之久民之獷悍者
日益馴而禮化日益洽皆推勤儉仁厚之旨以行之太夫人
之詩不爲虛言於古所云廣教化而移風俗者洵不誣矣往
者林以寧顧妣輩跼伏草莽閒哀吟獨謠如候蟲鳴鳥迄今
聲塵翳如而顧恭人生平蕉萃掩抑亦不獲以志之所之相
夫子發於事業及觀察通顯而恭人先逝矣今太夫人之懿
德聞於 當宁於是有經訓傳家之褒中丞又能推衍其訓
以佐 國家葛覃麟趾之盛後之誦其詩者將以此踵美二
南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殆無不可也豈不休哉

徐若冰女史南樓詩集序

昔吾郡楊鐵崖先生製西湖竹枝詞和者凡百餘家獨薛氏
蘭英偕其妹蕙英以爲東吳自有竹枝因作詩十章別出於
世鐵崖見之吟賞不置迄今垂五百年風流標舉旣尠鐵崖
之好事者而閨檐名淑遺徽頓盡亦可尚論而興慨已徐媛
若冰夙嗜吟詠所撰南樓詩二卷選事必新攷詞必雅泓然
瀏然不苟爲柔撓靡曼之習殆繼蘭蕙聯芳之風而興起者
與雖翁薛氏生長東吳所見諸詩者山則虎邱宮則館娃臺
則姑蘇稍寥遠者亦止太湖洞庭焉爾若若冰尊人卜宅西
泠蕩華之居放鶴之亭鳳林之寺環映左右春秋佳日煙篷
兩櫂延緣遊覽鐵崖竹枝所歌之風景博聞而習覩之旣歸
於吳凡薛氏見諸詩者又靡不遍歷焉閒以其暇鈎簾漬墨

標新鬪異六橋之煙柳與夫三百六十之紅闌綠浪交發見於名章秀句之中宜其詩之工也豈薛氏所敢望與今海內閨襜之以詩稱者於維揚則許太夫人德音於武林則方夫人芷齋芷齋之詩之刻於吳中也屬余校定而許太夫人亦常以綠淨前後集見示顧皆於若冰題衿結契爲文字之交長箋短詠詩筒雜還又豈如薛氏之僅以姊妹共唱和者與余曩者偶倡爲山塘雜詩海內名儁爭相屬和若冰亦和詩六章以余之禱昧不足擬於鐵崖而若冰之詩又過於薛氏遠甚乃不欲單行側出而雅託於繼聲是余所得較鐵崖有多焉者尤可幸也鐵崖之題薛氏詩卷也曰好將筆底弄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讀南樓之集者亦當於此求之已矣是爲序

廖織雲女史仙霞閣詩鈔序

吾友廖古檀明府名士也亦仙令也自合肥罷官歸築小檀園於城中以池亭書畫自怡悅雕章琢句詩名著於東南蓋十餘年而歿子孫以衣食故往往奔走四方獨其女織雲能以詩世其家織雲不幸早喪其所天乃歸小檀園掩關鍵戶一意於詩以寫其冰玉之操兼繪禽魚花竹落筆卽工人謂管仲姬文端容復出也顧織雲深自韜晦守內言不出之訓雅不欲以材執名而其詩瀏然以清粹然而潔多見道自得語時人獲其片詞珍爲祕寶由是詩名復著于東南歐陽公所謂如金玉埋沒塵土莫能掩其光者也積時旣久其從子某某等將梓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嘗攷班叔皮之女惠昭蔡中郎之女文姬皆以列女載於漢書然叔皮詩旣不存中郎

存亦無多獨惠昭之書文姬之詩久而愈新是豈可以內言
不出爲限制歟且詩首二南婦女詩什居八九次列莊姜共
姜諸詩而於燕燕栢舟之什尤三致意焉利女之貞聖人亟
欲傳以風世也審矣織雲雖欲斬固安能禁其傳世而行遠
乎若夫鶯聲華習標榜藉江湖詞客放浪以爲名高織雲夷
然不屑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示後之讀是詩者

毛今培試體唐詩序

唐取士之法爲科凡八十有五獨進士最貴其始也試時務
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
乙第時尚沿隋制後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因
以加試雜文意詩賦實助于此故永隆而下應試之作乃以
以著歟其制先試詩賦次時務策五道次明經策三道而取

舍必眎詩府試省試如之令狐綯鎮三峯加置五場然所重
卒不外是是以人士趨之之衆攻之之專極夫爲之之工宜
唐後應試者類用爲策則焉矣太倉毛今培邃于詩見夫試
體之詩之繁芳也洮之汰之擇其格律工者錄四卷又爲疏
通箋釋而鋪序排比之法莫不畢備焉予不好試體所見甄
選之本絕少惟毛氏奇齡所云試帖者見之然按唐選舉志
云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然後試策蓋言帖經以
試焉爾非各試詩爲試帖也又序云三聲四聲三十部一百
七部之官韻試始限之則又非也三聲四聲之通用獨漢魏
閒古賦及古樂府有之至晉宋則已鮮安得唐人而猶限以
通用者歟古韻本二百六部今所用一百七部合之自平水
劉淵始唐人僅列獨用通用之目未嘗并部又安得卽限

三十部與一百七部之官韻哉毛氏于唐一代科目之制
不暇以考其餘舛互乖戾者類如此今以是本正之鐫
繆不獨試詩之美悉具且使唐人所以取士者崖畧亦稍稍
見焉是可喜也已

劉星洲據鞍倡和詩序

昔馬文淵南征武溪駐師蠻峒久之不能下聞門人爰寄吹
笛爲之頰宛歎熨竊疑文淵以外戚佐命中興馳驅戎馬中
歷有年所齒雖老尚據鞍被甲示矍鑠可用何乃志氣頽墜
遽如此蓋南方卑濕炎瘴不以時故雖英偉特絕之人久處
其地亦卒不能慷慨如常劉君星洲以郡守奉命適滇會
征緬來往邊徼所過皆崇山峻阪鬱蒸疾癘視武溪之毒淫
不翅什伯倍蓰乃能據鞍吟諷借朋儕相賡和如在書窗研
榻鑪香茗椀間豈非所養者深因以神明湛定與伏波之征
武溪暮氣也以故爲風土節物所動今君年方壯雖問關軍
旅志未常少挫而氣未常少衰與余見於金齒如生平歡余
從軍三年矣往往心灰色死湫乎若不可終日得君頗以自
振讀斯集益復適然怡然則君之詩其不爲爰寄之笛而爲
成連之琴矣乎

升庵雅集序

雅集何以稱以升庵稱也升庵何以稱傳成都磨子街東北
爲楊文憲公故居儉堂觀察葺而屋之因取升庵以名之也
稽公籍新都從文貞公長京師因議大禮謫雲南卒以老且
死居是與否殆未可知觀察之葺而屋之封殖其嘉樹聚子
孫絃誦其中從而飲讌詠歌焉何居嗚呼天下金石有時而

泐棟宇有時而圯隳獨文章名節之士必不得而磨滅也蓋較諸名位功業爲可久故讀其文論其事或見其遺器往往慷慨憤激撫案起立至於流涕太息而不能已况過其生平所棲止者歟成都距新都百里而近焉知當日者公不在斯地歟觀察葺而屋之且教子孫絃誦其中也意深遠矣曩者從軍永昌土人指甲仗庫爲公寓亦非有志乘可考也過之輒題其壁旣而抵龍尾關博觀察明取點蒼山感通寺所藏公像示余復題詩于左方其慕公而詠歌之不足也觀察同然則今之讌飲于斯絃誦于斯者必爭慕公明矣公而以文章名節爲歸庶觀察之意也夫雅集中華陽冲采友閔度及吾家廷和胥志乎文章名節者試以吾言礪之

訪菊詩序

乾隆戊子秋余以口語得罪杜門思咎九日友人邀往法源寺爲訪菊之游寺僧聞余來皆喜埽精舍潔伊蒲饌以進遂踐菊圃菊之佳者爲園丁嚮去惟方丈及毘尼閣前數十本頗勝已而循廊行閱蘇靈芝及晉天福年二碑還過余齋會飲酒半友人請賦詩遂以杜牧之詩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提壺上翠微爲韻詩成屬余書其首惟牧之以省郎出守名郡宣城又山水最勝地然且悲笑口之難開念菊華之應插其中若不能以舍然蓋是時丁唐末造牧之三策十六衛之議不見用于世而盧龍昭義之亂挺而交作故其詩蕉萃感慨之意爲多今者 朝著清暇士大夫撰良辰邀勝侶以賦詩飲酒爲樂失意如余亦得相從褰屐以釋其幽愁憂思則諸君子之詩皆和平擘緩而無所爲蕉萃感慨也固宜然余

方尅日爲雲南之行歸期蓋須以三年也明歲重九諸君子復舉此會將念聚散之不可常必有撫時念遠停杯而不御者又能無蕉萃感慨之音也與預斯集者凡十有六人程舍人晉芳爲跋尾云

官閣消寒集序

乾隆丁酉冬予爲通政司副使職事清簡暇輒與錢閣學籀石朱竹君翁覃溪陸耳山三學士曹中允習庵程編修魚門舉消寒文酒之會會自七八人至二十餘人詩自古今體至聯句詩餘歲率二三舉都下指爲盛事辛丑予居憂歸里習庵寄所刻消寒聯句詩來則舊作在焉余旣以不文之詞自媿而又以附名其閒爲幸蓋余輩遭際昇平故得從容退食以娛戲於文墨雖遇沍寒凜冽之時而酒酣以往詞賦雜出

如融風彩露薰薰熙熙後世攷詩以論世當不獨爲余輩幸而將爲海內幸也今來西安道甫侍讀復示消寒之集則分題鬪韻畧如余輩都下所爲道甫時方與稚存洪君棲秋帆中丞幕府而竹嶼舍人主關中書院諸君皆雄駿君子中丞與之更唱迭和故其工若此夫西安四方冠蓋所衝節使之署文武兼資書牘填委疑若異于京卿之清簡而乃能從容文酒詩不拘體體不拘格往往馳騁上下出怪奇以相角勝殆少陵所云游泳和氣聲韻寢廣者歟斯集雖小區寓之昇平政事之易簡賓主之盛而能文皆於此稔之梓以傳後詎可忽諸今者秋將中矣或歲晚務閒從中丞之後與諸君唱于唱喁繼京雒之舊游以續茲集其事不尤可幸歟於是道甫以序見屬因爲道遭際之盛且寄示習庵于京師

脩禊吟序

乾隆壬寅三月廖明府古檀將舉禊禊之會邀朋好先游辰
奈兩山明日歸置酒檀園以人數未廣復爲展上巳之約十
三日來于會者凡若干人取右軍蘭亭序字限韻分體賦詩
其遠而未及與者貽書以告之已而泰興宮君履基華亭張
君寶鎔各以詩來合之得詩詞若干首鏤之於板屬序其端
按右軍之會山陰時符氏方強姚襄之患在肘腋閒謝尚旣
敗于誠橋而殷浩又謀北伐右軍貽書諫之未必其聽也疆
圍梗杙而國事將不可問曲水流觴之會所爲溺人必笑姑
等於園桃之歌謠山樞之鐘鼓假日以媮樂恤恤乎有深隱
焉方今重熙累洽時和年豐士大夫皆得優游文墨以爲樂
於斯時也撰良辰偕俊侶逢勝地又有好事之主人琴歌酒

賦不憚再三雖灞滄之遊洛水之集不足以方其娛娛而况
於右軍乎諸君之作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琅然稱
盛世之音焉古檀之合而梓之宜矣張子之寓詩以來也云
古人紀日用干不用支蓋言上巳是已非巳爲世俗傳寫習
誦之誤夫己之象腹巳之象地不待博學者而知惟辰巳之
巳韻補亦讀如矣卽古人病愈爲巳之意故以除不祥至風
土記載上辰上巳上午爲三巳明指辰陰言之不必用干也
然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証以蘭亭之會
永和九年二月甲申朔三月爲甲寅朔初三乃辰而非巳是
上巳之日不相沿襲巳與巳亦可無辯矣然張君聞於其師
沈君學子而學子博學好深湛之思或非無所據也夫使學
子得預斯會名言高論當不知若何今忽忽二十餘年思之

益彭殤生死之感故并及之云

酒帘倡和詩序

乾隆丁丑余寓邗江時老友沈學子作酒帘詩七律屬同人
和之未幾余入京都學子亦沒是詩和作之多少不能知也
越三十有八年而汪君秀峯乃刻酒帘倡和詩見示凡二百
十六人共詩三百九十三首皆用七言律皆次一韻皆摹寫
物情刻畫工妙盛矣哉蓋昔人所未逮也唐宋詩人以詠物
著聞不及十之一二亦無遙吟俯唱如是之層見疊出不窮
者余謂天下事物無盡文心與爲無盡其間分見互涉如燈
月之取影橫斜正直各得乘除不相蹈襲莫能思議昔華嚴
謂如來自在神力一身變化能徧一切世界故善財南詢於
普莊嚴園林見百萬寶帳百萬燄摩尼寶從空湧現非表法
蓋實法也世之讀是詩者有不瞻仰歡喜讚歎如入華嚴法
界中哉汪君老而好學生平採錄成書者至十餘種胥卓然
可以傳世卽此遊戲翰墨多多益善已爲藝苑中絕無僅有
惜不及令學子見之其爲讚歎又何如也

千山竹枝詞序

九峯屏於郡西南離立相次千山適介其中名第八山形墮
而長居人皆讀書力田長其子孫較之他山最醇蓋風氣敦
厚邃密使然而周氏自元來代以文學著積書數萬卷至仲
育尤有聞於時往者

天子開文淵閣弄四庫之書 詔求天下遺文墜簡而仲育
尊人獻書甚夥

天子褒美 命頒御製詩石刻及內府書藏其家於是山輝

川媚干山之勝遂甲於九峯仲育以其暇日作千山竹枝詞百首從而和者二十餘家蓋山中入爲多閒以示余余謂竹枝之體出於巴渝劉夢得依楚詞以繼之具道山川風俗鄙野勤苦及羈旅離別感歎之思至本朝小長蘆太史與小譚大夫仿其體作鴛湖權歌百首遺聞脞說往往附見焉今仲育之作本之小長蘆山中故事搜采畧無所遺使讀者想見景物之幽風俗之美而詩家畫史俊民軼士漸滅而不傳者猶可指其舊蹟徘徊而想慕班孟堅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胥於是詩徵之况來雨之樓御書在焉雲章爛如輝映日月後之人過是山而望氣將長言之詠歎之不足也繼仲育之詩而作可勝數也哉

西湖柳枝詞序

竹枝柳枝詞昉於唐之中葉劉夢得白樂天皆以道吳楚間山川節物士女謳吟思慕之致蓋國風離騷之遺意采詩者可以觀焉元楊廉夫放浪湖山首倡竹枝一時和者百餘人大抵以真率爲工供漁子船孃所吟唱而修湖志者撫而右之謂武林風俗如是也然迄今五百餘年此音之不嗣久矣予在敷文講院因令諸同學試效其體爲柳枝詞而崇文紫陽兩書院諸生爭相應和各極其性才調之所至可謂工且盛矣夫西湖之勝聞於唐繼以宋元而遂爲東南都會山水之冠蓋本朝昇平日久富庶日滋且八兩朝爲輅南巡十有餘次恩波之所浹輦道之所經亭臺樓閣之增飾與夫閭閻之愷樂嬉游倍於古昔而爲之長樂者尤能示之以節儉故作此詞者往往發乎情止乎禮義有好色而不

春風堂集卷四十一
好樂而無荒之思不以靡曼褻嫫爲長詞意之工有非靡
夫時諸人所能同者則時勢風教之異也又考廉夫以明洪
武二年被徵及還而卒年七十有五其寓西湖作此詞在元
至正八年年纔五十三耳今予年七十有八竹籛經卷衰病
尋豈能復繼廉夫之後故不復爲詞而記其所以工且盛
者爲武林人士幸庶後之采風者亦將有取於此云

徐山民禊湖詩拾序

禊湖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蓋具區之水下注于村莊浦
賢烟波渺瀰而禊湖一名金鏡湖一名黎里尤爲人烟所集
往落段多人文漸起明景泰中有詔賜七品冠帶者汝君曼
始以能詩著自後耽風雅者日盛迄于今幾四百年矣家于
禊湖之左右者類皆農桑漁釣以樸僿爲生故詩之淹沒其

多僅有存者亦莫能爲之掇拾也山民徐君性耽吟咏所謂
呼吸湖光飲山淥以冰玉爲性情者雖待詔金門軟紅香
不樂而歸乃收輯前賢詞翰零章斷句甄錄無遺及寓公
客之詩亦備而錄之并名媛方外共得若干家釐爲八卷而
刻以行于世予家青浦距禊湖兩舍少時往來吳越經過湖
江分湖八尺見其溪山平遠水木明瑟欲移家而未果迨湖
東歸田倦懷佳境尚未已也顧靈秀之氣日闕而日開今山
既爲之糾則聞風興起遙吟俯唱當益出而不窮矣陸天
之松陵唱和顧茂倫之雲山酬唱將並美于東南已夫

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序
六

春融堂集卷四十一

青浦 王 昶 德甫

序 六

四家文類自序

四家何韓柳歐蘇也曷取於四家文之最也曷為以類辨其
體製格式也自明茅氏坤論次古文取八家為殼率嗣後甄
古文者以十數斤斤焉墨守厥訓不敢有所進退損益其於
篇帙茅氏取錄外亦不復採置一二猶劃鴻溝而界之也夫
八家以外若朱子熹陸氏游陳氏亮黃氏潛戴氏表元虞氏
集暨明宋氏濂方氏孝孺歸氏有光唐氏順之於韓歐為苗
裔斥而弗錄固也八家中若韓之三上宰相應科目與時人
諸書頗蒙識者訾議沿而弗削鄙也蘇之范景仁張安道墓

志富鄭公神道司馬溫公行狀可與日月爭光屏而弗掇偵
也是選也沿者斥屏者收以四家式不以四家斷世有淹雅
君子固將於前所云諸集瀏覽而會通之絕乎固與鄙與慎
之病當不抱此區區以自終矣孔子曰多見多聞擇其善者
從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擇則約約則熟
熟則沈冥融冶忽與心通忽與手會汨汨乎左右逢其源焉
譬之水觸地而出不審其孰爲淄孰爲澠也如是合四家爲
一家亦不自知肖於某家斯爲文之極工爾矣又何類之足
云

青浦詩傳自序

乾隆辛丑壬寅年閒余承修青浦縣志一時同修之士好誦
述先民者各以鄉先生之詩來示蟲殘蝨蝕之餘不下數十
其於叢書勝說中勾稽而撻錄之又得二百餘篇志成將
以詩歸之念此數十家皆無專集行世其曾勒諸棗木者
下之一二而棗木之亡亦久矣任其分攜散去不可復聚是
其人情性所託嗜好所寄化爲冷煙蔓草無以稍見於後世
其亦可悲也已於是或因人以核其地或因地以存其詩其
有本貫非吾邑而所居實在邑者登之亦有居非在邑而本
貫屬邑人亦亟登之人必爲吾邑之人然後可爲吾邑之詩
率然劃然分茅設蕝而無致借才異地之譏攷核精審別爲
詩話以記之綦詳綦慎蓋與志之作傳相等至錄其詩凡踞
嘉慶癸亥之空疎陳腐者去之留連光景美無故實者裁
之牽率應酬庸俗鄙倍一切剝削得人三百餘家爲卷三十
一至以寓公來者都爲一集不復分類又附以詞二卷亦皆

清虛騷雅微婉頓挫足爲倚聲者法可謂盛矣蓋吾鄉溪山
清遠與三吳競勝而地偏境寂無芬華綺麗之引士大夫家
雲煙水竹間起居飲食日餐湖光而吸山淥襟懷幽曠皆乾
坤清氣所結往往屏喧雜愛蕭間勵清標崇名節居官以恬
退相師伏處以孤高自勵性情學問追古人於千載之上從
容打寫歸於自得故如明中葉以後空同歷下公安竟陵紛
呶奔走四方爭附其壇坫以此譁世炫俗而吾邑士大夫附
麗者獨少此固昔賢自守之高而爲家鄉後進讀其詩仰企
其人當如何流連跂慕奉爲軌則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澆蓋非邱里之言合十姓百名而爲風俗也然則遵以爲詩
學之正宗亦無不可成編後復十餘年南北數萬里攜以自
隨時有增益考證久之恐其復散也因鏤之於版志其緣起

如此

湖海詩傳自序

古人選詩者有二一則取一代之詩擷精華綜宏博并治
衰之故朝章國典之大以詩證史有裨於知人論世如
粹宋文鑑元文類所載之詩與各史相爲表裏者是也
取交游之所贈性情之所嗜偶有會心輒操管而錄之以
爲懷人思舊之助人不必取其全詩不必求其備如元結
璠高仲武姚合之類所謂唐人選唐詩者是也二者義類已
不闕矣予弱冠後出交當世名流及游登朝寧敷歷四方
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賢士大夫之能言者攬環結佩
以詩文相質證往往錄其最佳者藏之篋笥名曰湖海詩
今忽忽將六十年而予年亦八十矣去歲自錢塘歸發而

之則向日所錄蟲穿鼠蝕失者十之二三詩中之人長逝亦十之八九并有聲消跡滅無所表見者是不得不急爲世也因屬同志編排前後復稍加抉擇要不失乎古人謹慎之意共得六百餘人編四十六卷以科第爲次起於康熙十一年迄於近日其閒布衣韋帶之士亦以年齒約畧附之而門下士并附見焉視感舊篋衍二集多至一倍有奇亦云富矣閒以遺聞軼事綴爲詩話供好事者之瀏覽雖非比于知人論世而懷人思舊之助亦庶幾元結諸公之遺至于往時盛有詩名而爲投契所未及者則姑置之蓋非欲以此盡海內之詩也然百餘年中士大夫之風流儒雅與國家詩之盛亦可以想見其崖畧或不無有補於藝林云

江賓谷梅鶴詞序

乾隆丁卯余始識賓谷江君於秦淮水榭遂爲文字交君博學能文尤以工詞擅名大江南北其後或一二年或三四年每見必索所著新詞讀之至窮日夜而不倦今君沒八年其弟蔗畦自亳州寄示梅鶴詞四卷則曩日所讀與倡和者皆在焉又爲歛歔煩醒不忍卒讀也自乾隆甲子乙丑間厲孝廉鶚爲邗江寓公以倚聲倡從而和者數家然氣韻標格未有如君之工蓋君耿介峭冷熏心炙手之地望望去之每逢荒磯幽町孤遊獨謠歸而掩關却埽日以圖史金石筆墨香茗爲伴侶俗客罕闖其戶用是見訾於時而君詩與詞之工實在於是余常謂論詞必論其人與詩同如晁端禮万俟雅言康順之其人在俳優戲弄之間詞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彥亦未免於此至姜夔周氏密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來江

湖不爲富貴所熏灼是以其詞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
暨於張氏炎王氏沂孫故國遺民哀時感事緣情賦物以寫
閔周哀郢之思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
而語且舉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敗梅溪因以
受黥是豈可與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猶各倡妙伎姿首或有
可觀以視瑤臺之仙姑射之處子臭味區別不可倍蓰算矣
由此推之則君詞之標格氣韻可知也已君先輯梅邊琴汎
一卷亡友趙氏虹及刁氏琢序之言其工而未知其所以工
故舉而出之見吾兩人之深相知如此寄示蔗畦當以予爲
知言也夫

朱適庭綠陰槐夏閣詞序

吾友朱子適庭夙以詩名吳會吟什流播東南士爭推挹之

旣迺爲倚聲之學瀏然以清子然以峭宗法在白石碧山玉
田草窗諸家而於律尤細適庭性故澹誕所居綠陰槐夏閣
掩關卻軌石衣生階研墨沌筆日攷索七音二十八調復與
予輩寥蕭簡散者流相訓和或把箴而思或撫絃而謠其詞
與詩偕工也宜歲初秋槐影逾碧涼蟬間鳴夕霏暮雨几硯
如水循覽茲卷可緬想其標格也已

趙升之曇華閣詞序

余方羈貫卽好爲倚聲常作曼詞十餘闕上海趙子升之見
而咨賞焉因填詞以寄意余之與升之定交自此始自後余
刻厲爲歌詩繼復有志於古文經術於詞旣不暇以作亦
不能及曩日之專而升之學詩之餘填詞如故其曇華閣詞
且多至數百首清虛騷雅皆足與南宋人相上下夫詞小技

爾然非覃生平之才與力則不克以工故其道鮮有與詩兼擅焉者南宋詞人最著者凡數家若吳君特王聖與之屬詩弗著見于世惟姜堯章白石道人集陳君衡西麓詩藁流傳差廣至余交當代英雋之士則工詞者自秦川張喆士四科江都江賓谷昱橙里昉聖言炎之外不獲多見而四君之詩之工亦較其詞稍殺焉今君所撰歌詩既已流播海內又出其餘技以與前賢敵洵才力之富且雄能兼人所不能兼者也嗟乎自余與升之定交以來忽忽十餘年矣詞久輟不復爲古文經術之學亦惘然莫逮其涯涘偶欲重理故業而所謂曼詞十餘闕已付諸蟬穿蝨蝕不能記憶矣豈其道之果難以兼與抑才力之窳陋果不可強與升之其何以進余耶姑書之以志余之愧焉已爾

吳竹橋小湖田樂府序

昔

聖祖仁皇帝表章六藝兼綜百家合全唐詩而編輯之益之以詞又取唐宋元明之詞彙爲一百二十卷又定詞譜四十卷而後詞學始全用以示海寓而光藝苑其汲汲于此蓋以詞者樂之條理詩之苗裔舉一端而六藝居其二焉故論次之不遺餘力也淺夫俗士輒以小道薄技目之何足以仰窺聖言之大哉蓋天地之元音播于樂著于詩隋唐以後詩多不可以入樂而後長短句以興宋大晟樂書四聲八十四調所載甚詳然則詞者詩學之遺其不可以易視明矣吾友吳君竹橋素工詩已而專精詞學少登進士入詞館轉儀曹年甫及壯解組而歸流連山水賓朋酬答一于詞發之余曩

在西安已錄其執虛詞入琴畫樓詞鈔矣近復以小湖田樂府若干卷見示情深文明微婉頓挫於四朝詞之精粹無不掇其芳華比其格律縱橫變化一以清虛騷雅爲歸卓然爲當代名家無疑也湖田在烏目山麓沿郭而南清波渺瀾凡數百頃春秋佳日籃輿畫舫往往傾城而出君以讀書之暇遊衍其間引商刻羽長篇小令雜出于酒旗歌扇之餘情來興往將富有而日新也君同里孫孝廉原湘嫻雅多才亦得詞法于君試以余言告之必爲听然一笑知本朝崇尚詞學而尚湖多俊民逸士繇此雕華抽秘爲小湖田之繼聲者正未可量也故喜而序之

孫鑑之海月詞序

往余讀蕭東夫詩最嗜其江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夜挂珊瑚

枝咏梅之作最爲清峭宜與白石老仙暗香疎影異曲同工惜後來詞人繼之者尠也門人孫君鑑之博學能詩兼工詞所著清新婉麗中風格皎然頗有東夫具體而上規白石尤如驂之靳也鑑之取海月以名其詞蓋嗜東夫之句而竊欲比擬焉然則欲知海月詞之工當於暗香疎影間求之矣近日吳下多詞人張子淥卿陶子鳧鄉李子子仙輩詩皆出入蕭楊范陸而詞亦姜史張王之繼別可由海月一卷以推之

陶鳧香紅豆樹館詞序

紅豆一名相思子出南海載南州異物記益部方物畧諸書有藤種有樹種初見王摩詰詩其實圓而紅然不能移值他處故江浙間絕少虞山以後近惟惠學士半農家有之以名

其齋而他處無聞焉陶子鳧鄉居吳門婁齊之間家亦樹此結實纍纍下垂殊可愛玩憩其蔭者每流連往復若不能去鳧鄉嫺雅歌通詩文性情風格似魏晉人而尤以詞擅名於時所作以石帶玉田碧山蛻巖諸公爲師近則以竹垞樊榭爲規範其幽潔妍靚如昔人所云水仙數萼冰梅半樹可想見其媚妙予老病深矣久廢倚聲而鳧香將往京師讀其詞快怏然不能自已所謂此物最相思其繫人之切婉轉果如是耶

姚菴汀詞雅序

秦漢以前文之有韻者或稱詩歌或稱賦屈子離騷後世稱楚辭而班固藝文入於賦類唐宋間乃取詩句之長短者強別爲詞而皆昧其所自夫詞之所以貴蓋詩三百篇之遺也

國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刪浮俗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爲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蔚然躋于南宋之盛迄今又百餘年論者作既多散佚不可攷而其前所傳若毛先舒詞譜沈雄詞話鄒祇謨聶晉諸選仍不出花間草堂柔曼淫哇之習是以爲世儒所輕蓋詞本於詩詩合於樂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騷辨而降漢之郊祀鏡歌無不然者齊梁拘以四聲漸啓五七言律體不能協于管絃故終唐之世自絕句外其餘各體皆非伶人所習是離詩與樂而二之矣盛唐後詞調興焉北宋遂隸于大晟樂府由是詞復合於樂故曰詞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於俳優後惟姜張諸人以高賢志士放迹江湖

其旨遠其詞文託物比興因時傷事卽酒食遊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爲經史之學者旣無暇覃研及此而才華自喜者終囿于尊前草堂是以諸家所作多任其散佚而莫之省也華亭姚子苴汀負雋才偕其友汪子書年張子坤厚金冶撰詞雅一書宗宋而祧明輯百餘年來諸家之作以續竹垞之後其功甚偉殺青過半未竟而姚子歿吾友汪君秀峯續成而梓之問序於予予竊嘆詞之行世千餘年矣未有知其所自來與其所可貴故舉詩樂之源流以長短句而續三百篇者如此冠之於簡論諸當世詞人斯亦竹垞太史所未發之旨也夫

琴畫樓詞鈔自序

文章之變日出不窮詩四言變而之五言又變而之七言古詩繼又變爲五七言律體及于絕句唐之末造詩人間以其餘音綺語變爲填詞北宋之季演爲長調變愈甚遂不能復合于詩故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蔕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然自元明來三四百年往往以詩爲詞麤厲媒褻之氣乘之不復能如南宋之舊而宋末詩人於社稷滄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意隱然見于言外豈非變而復於正與騷雅無殊者歟 國初竹垞秋錦諸公出刊浙西六家世稱雅正而如錢棣勳魏禹平諸家散佚頗衆識者猶以爲恨焉余少好倚聲壬申癸酉間寓朱氏蘋華水閣益研練于四聲二十八調海內知交以詞投贈者甚夥歷今二十餘年積置篋衍新涼官事稍暇汰其麤厲媒褻

者存二十五家曰琴畫樓詞鈔此其人皆嗜古好奇性情蕭曠與余稱江湖舊侶者其守律也嚴取材也雅蓋白石玉田碧山之繼別由是可以考文章之變而五十年間詞家畧備於此後之論者藉以見詞學之盛而不復散佚爲恨也豈不善哉余多病將乞身歸吳淞持是卷于菰烟蘆雪間予倡汝和或有善繼其聲者尚當續緝而行之

明詞綜自序

國初朱竹垞太史集三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汰其蕪雜簡其精粹成詞綜三十六卷汪氏晉賢刻之爲後世言詞者之準則予以其不及明詞爲憾蓋明初詞人猶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不乖於風雅及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惟花間草堂諸集盛行至楊用修王元美諸公小令中調頗有可取而長調則均雜於俚俗矣然一代之詞亦有不可盡廢者故御選歷代詩餘擷取者一百六十餘家予友桐鄉汪康古又謂竹垞太史於明詞曾選有數名未及刊行今其本尚存汪氏頻訪之而不得嘉慶庚申遇汪小海於武林則太史未刻之本在焉於是卽其所有合以生平所搜輯得三百八十家共成十二卷彙而鐫之以附詞綜之後選擇大旨亦悉以南宋各家爲宗庶成太史之志云爾

國朝詞綜自序

汪氏晉賢敘竹垞太史詞綜謂詞長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於樂樂本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

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詞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惟用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諸人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猶是標梅蔓草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余弱冠後與海內詞人遊始爲倚聲之學以南宋爲宗相與上下其議論因各出所著并有以 國初以來詞集見示者

計四五十年中所積既多歸田後恐其散佚湮沒遂取已逝者擇而鈔之爲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其蒐采編排吳門陶子梁之力爲多方今人文輩出詞學亦盛於往時我

高宗純皇帝念詩學失傳甚久 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六五諸音列以琴瑟笙簫之器于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則是選諸詞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及安有不可入樂者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穎達之謂長短句而自明以來專以詞爲詩之餘或以小技目之其不知詩樂之源流亦已慎矣至選詞大指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續刻于詞綜之後而推廣汪氏之說以告世之工于詞者

沈柏參時文稿序

余與沈君柏參居同里弱冠同學又同日爲博士弟子每試無不同也柏參時文洞肯綮分豪末試必先登余常避其鋒而同試者莫不駭而畏之謂庖丁之刀紀昌之射溫嶠之犀不是過也蓋氣盛而思精力專而筆銳故發於文者如此乾隆丙子柏參舉於鄉余先已通籍京師其後柏參來會試盤旋數月必盡讀其所爲文精銳猶如故也又十餘年己亥余以乞假南歸見其容粹然卽之溫然性剛而德厚文亦視昔有異焉柏參之言曰昌黎論文謂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取聖賢之言爲言亦歸於醇而已矣吾少時所謂思深而力銳者大率以謠氣出之輕心掉之今浸淫於六經之旨反覆於宋四子之書始悔少時所作淘汰存五

十餘篇蓋有志於韓子之所云而未敢謂是也子其爲我序之余讀之信然又三年而柏參卒其子寶樹玉樹將梓其遺文請序尤力嗟夫余以少習時文東南能文之士多與余善如丹陽彭晉函崑山周鯤莊元和吳始乾長洲於寧遠其尤著也丁丑予 召試爲寶東臯先生所賞識在蜀時與彭樂齋交及門人中則有吳香亭陳太暉數君者咸以時文名世迄今三十年諸君或在或不在而論文大旨必以醇爲歸今柏參之作未知視諸君若何要其醇而後肆與諸君分道揚鑣無疑也余往時應試已不能不畏柏參今柏參晚歲之文不以暖暖姝姝自足進而益上余又安能企其什一乎雖然柏參爲文閱歷之甘苦造詣之先後功力之淺深疎密知之莫如余詳然則序非余而誰宜也柏參往矣後之讀其文者

將以余爲牙曠也夫

送馮郎中從軍赴滇序

雲南總督楊應琚嗜功肇釁弗能馭將帥於是緬甸跳踉蠢動入盞達掠隴川攻圍猛卯諸土司境

聖天子軫念荒服赫然以怒 詔明公端以將軍攝總督事帥師進計將啓行謀擇僚佐大學士傅公旣令河南開歸道諾君穆親陝西興漢道錢君受穀先乘遽赴永昌且擇於軍機房之屬秦以戶部郎中馮君光熊及傅君顯偕行余惟古來幕府之職多矣惟裴晉公征淮西以馬總爲行軍司馬以韓愈李正封爲從事所辟皆一時賢才號爲極盛然吳元濟以囂童阻命近在淮西去京師千里而近四境皆唐土地督各節度使合攻之此猶孤豚腐鼠雖微李愬元濟不日可縛

故晉公之奏功也易而馬總韓愈輩相得而益彰今緬酋所居在徼外三四千里負西南大海阻以林巒劃以炎瘴昔元兵至強悍也所過無不剗滅三伐緬僅責其貢賦以還而士馬蹈藉物故每次輒十數萬蓋用力於無可用之區是以其如此惟明公以勇兼仁且智仁則能卹士民智則能審於時地勢又得君輩僮有計畧人助之以殺敵爲果以止爲武知其難以圖其易則決策也必有節而奏膚功也必予辱與三君子游又喜君之往也志同而氣合蔚乎其相病乎其相輝釋羈旅行役之勞以卜膚功之速則燕喜而全也亦將不遠矣於其行因書以贈之

送談君赴黃州任序

隆已丑談君霞以授中甸同知引見

予心識之既歸滇制府檄署大理府事是年冬有 旨擢
為湖北黃州府知府辛卯夏君謝大理事將赴黃州僚友咸
賀曰黃楚勝地也長江巨其北西山寒谿在其西有魚稻
之美筍蕨橘柚之富中州所產莫不畢具前賢如王元之輩
多宦於此而蘇文忠公為尤著定惠之院臨臯之亭雪堂南
臺黃岡赤壁諸勝胥可以賞心而游目又其郡地僻民淳號
為易治故元之詩云三年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其安閒蕭寂
之境迄今猶可想見也官斯郡者不亦足樂矣乎余謂郡之
貴有前賢遺跡者非其賞心游目之謂亦非謂繕完之增葺
之庸以飾觀而取名也踐其跡因以懷其人懷其人因以效
其治斯於字民行政之方思過半矣蘇文忠公之為八州督
也所至輒有德於民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焉而於黃獨未

之聞蓋文忠以團練副使安置於此不得與於政事故所見
於黃者獨飲酒賦詩力田考室遨遊山水閒已爾使文忠得
所為於黃則其足為後世法者必有可以考而見者矣夫文
忠為神宗所知卒不免屏於寬閒寂寞千秋而下讀其詩卹
乎有餘恫焉而君乃遭逢

明聖簡置名邦為文忠惜卽不能不為君愛也君亦何以眎
文忠無媿歟文忠之自號東坡始於謫黃州蓋深有取於白
文公之詩文公東坡種花詩云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云何
茂枝葉省事寬刑書此典郡之龜鑑而文忠之所以為治者
君欲效文忠在效其意而已矣余他日北歸自荆樊而下訪
君於黃州筇枝臺笠將遍游文忠之故跡作詩以紀其勝且
頌君之新政焉是為序

送張偉瞻歸西華序

人才之難自古歎之蓋才之生也必視其質求美質於庸眾
千百不得一焉既得矣或困於貧賤不克學以廢其才富貴
者又爲聲色貨利所誘因循暴棄迄於無成閒有能自厲於
學而所業者乃在時文科舉之爲語以聖賢之大經大法及
古今治亂興衰懵然不知所向若知所向而斬至之復中誘
於功名利祿苟且躁急不及須其大成洵矣才之難也嗟夫
自鄉舉里選之法久格不行上之識於下與下之見識於上
僅以時文焉爾彼沈潛篤實之才大抵不以時文鳴偶有工
者亦不能於一日閒盡見其長且眇忽累黍悉合有司之繩
度不幸有司擣昧寡識又卽時文之是非黑白而倒置之於
是歎非徒生才之難而才之成尤難也張子偉瞻博通經史

旁暨爾雅說文金石求才如偉瞻蓋難之難者也舉於鄉垂
二十年時時就試禮部謂 國家令甲當然爾其來也無所
望於外其去也無所缺於中今復以下第歸過余取別余趣
舉前所云云告之偉瞻蹙然不敢信方思假年惜日舉其所
學耽思而旁訊窮源而竟委而不屑以得失去來措意偉瞻
所爲固已世所難能矣而爲有司愛惜人才宜何如咨嗟眷
慕歎偉瞻年未老有田可以畊有書可以讀從而問業往往
數十百人中州之學者蓋未能或之先也歸於其鄉教其鄉
人子弟共明於聖賢之大經大法及古今治亂興衰使出之
皆可爲天下用而使天下不復以才難爲慮是偉瞻雖不遇
猶遇也偉瞻弟子王君耕畚亦好古能文之士也其必有感
於余言矣

送魯絜非赴夏邑任序

縣令爲親民之官蓋一縣之境大者四五百里小者一二百里境狹故耳目易以周凡地之肥瘠望而可辨也性之剛柔近而可察也俗之奢儉顯而可見也風尚習氣之所趨趨者疾痛之所在若何而養若何而教不難口講而指畫也故有愛民之心欲以達之於民唯縣令勢爲最易然余讀震川送吳純甫序稱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一爲官守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游奉承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蓋其無良不肖自震川時已然然則雖有愛民之心必無以見於政事况其桎之反覆不足以存仁義之良者乎如是而民將何賴焉我友魯君絜非自其少時誦法聖賢同胞同與之意肫然常欲以自效及其成進

士也例得爲知縣而恒有吾斯未信之意家居十餘年講求於保甲食貨常平荒政諸要至詳至悉常取古今之宜而又加斟酌焉然後謁選於有司君之視縣令甚重矣其將推愛民之心施於政事無疑也

聖天子勤求保赤雞雛之待飼老雀之含蟲偶有所觸莫不加以宸章頒諸疆吏以賜於有司卽有無良不肖將皆感激奮興用副惻怛慈仁之至意而巡撫馮公方伯蔣公咸以老成清素見重於當時如震川所云云固已深惡而禁革之矣君之至太原也有不驩然執手相得而益彰者哉三晉爲堯舜禹故都其民以樸儉爲歸憂勤爲尚雖葛屨伐檀不嫌於寒陋而夏邑又司馬文正公之鄉書儀家訓其教必存於閭閻者以君胞與之殷講求之素處易爲之勢治至

之地如桴之應如草之偃措愛民之心以無媿爲親民之官
一雪震川所云而樂得行其志也詎不快歟故於別也不以
悲而以爲慶焉

送施明府赴公安任序

昔袁中郎爲吾吳縣令與馮開之沈廣乘輩書極道作令之
苦夫以吾吳土物之清嘉山水之平遠人士之秀麗爲令者
於此宜樂而不疲乃褰裳掉臂望望然去之若不可終日其
故何歟蓋中郎兄弟三人生於荊州之公安其地面江而背
湖與瀟湘爲近讀中郎謝山詩孱陵一萬家家在生翠其
烟巒竹木之美幾與吳下不殊所築白蘇齋淨綠堂荷葉山
房皆足以供坐臥游憩又偕伯修小修慕蘇文忠公之爲人
相與求禪棲隱翛然出於塵表而吳吏事最繁日不暇給驟

以困之其棄如敝屣宜矣儀徵施君詔今太常少卿鐵如之
兄生平淳靜端慤工於吟咏自丙子登賢書尋得句容縣教
諭句容故句曲洞天三茅君示見之所君入而對三峯出而
教諸弟子弟子愛而敬之君若將終身焉者旣以乙榜班次
選授荊州公安縣君知余數往來於公安也詢以土物山水
人士之大概若耿耿然有不嫌於中者夫公安上接松滋下
連石首北與江陵相直是昭烈之所進據魯肅之所屯營而
寄奴之所轉戰者也蓋溪山之平遠與吳中等而雄偉過之
靈氣所鍾異才間出陶鎔而樂育之寧無中郎兄弟其人者
出而爲邦家之光歟或謂楚人好辭巧說少信然古不易民
而治訂頑磨鈍是固鳴琴可以化而懸鞭可以理也惟房
孫黃兩驛爲湖南滇黔孔道飾廚傳具摧秣以須往來賓

其餘皆登臨吟嘯之日也有中郎之樂而無中郎所困游於
麝香香積之間尋柳浪淨綠之勝作爲詩歌與令弟遙和於
江天數千里之外中郎所云山水文章不減昔人而循良聲
譽常過於同事將爲君贈之矣中郎所困何足耿挂胷臆渴
哉

送張偉瞻赴鎮遠任序

入貴州之第三驛爲鎮遠縣自京師及他處來者由沅江以
溯九溪溪盡登陸必於鎮遠僦輿馬其自雲貴而北者因溪
水湍急順流下可日三四百里多於此買舟且兩崖皆茂林
怪石可喜可玩往來之人多小憩焉然水至此而窮山至此
而益怪加以棕篁之蒙密雲雨之杳冥甚於楚詞所謂風颯
颯兮木蕭蕭猿啾啾兮狢夜鳴者故悽清深渺恍惚幽晦實

爲他處溪山所未有然鎮遠自古不列於郡縣唐貞觀間析
龍標縣置夜郎天授間析夜郎置涓溪既又以涓溪夜郎置
澧州今鎮遠卽澧州地古今騷客畱寓於是者惟太白最著
而太白未有名章傑句牢籠杼寫以盡其奇近如田氏雯查
氏慎行詩文疲於不振世人未涉其境故罕知鎮遠縣山水
之最奇吾門張君偉瞻博於學工於古文自爲孝廉已見稱
於中土屢試禮闈不遇選正陽縣教諭巡撫畢君用卓異薦
當得縣令旋復以舉人本班授鎮遠縣知縣嗚呼令以好學
聞者尠矣而工古文者尤尠今君獨得令於此詎非溪山稱
其勝而不得亦必藉君而窮歟君往矣用博雅之學播播
其治寬猛以時民苗咸戢暇時舉溪山佳勝並著於文

春風堂集卷四十一
極渺當爲太白後一人無疑也夫天地精英倣詭之氣
南者往往不鍾於人鍾於物而求寫情狀仍必須人發之
子厚於柳永范致能於桂海是也而西南如柳永桂海
翅千萬計不得其人終歸恍惚幽晦而已君誠能以文寫之
錄以示余不惟拓余之聞見且將釋余之憾焉

送唐晴川曹秋漁歸嘉興序

往者姚君晉錫自刑曹擢御史會疾乞假歸嘉禾一時有識
者莫不道其賢而惜其去迄今十餘年御史唐君晴川員外
郎曹君秋漁復相率以疾歸時唐君方被命視學政於湖
南而曹君以例當出爲二千石二君率不顧而去於是時尤
賢之與姚君等古人謂士君子出而仕於朝皆爲人耳非有
利乎已則夫仕而病病而歸者爲已計也何賢之與有然吾

見世之仕者矣朝而進焉夕冀其遷暫而得之思久其位比
及頭童齒豁或至老且病蹉躑不于卒憤然於鐘鳴漏盡之
說彼於一身固已膠膠擾擾而不知檢則天下國家之務固
將塗飾苟且以偷一息之榮於國是何裨焉詩不云乎膂力
方剛經營四方二君處方剛之年蓋疾而未病也而悚然惕
然安之若不可頃刻兢兢乎乞其身以去以俟國家之擇人
而使揆其跡近乎爲己實有裨於國是豈惟驚名高耽逸樂
已也嘉禾烟水勝地九十月之交景物益嘉可喜歸於其鄉
與姚君居相望也挈舟而遊置酒而語疾必霍然良已然則
余之送之將不爲招隱之謀而尚有彈冠之望也歟姚君余
舊同官也試以余言示之

送景孝廉雲客序

昔叔孫穆子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千古皆躋之獨歐陽公以爲有於身矣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曩者竊疑其言蓋自古名臣賢相功業爛然猶必藉文章以顯矧甕牖蓬樞之士自勉於燕私獨處之地微言孰從而著之及觀史書所載如黃憲管寧輩皆無撰著見於世而同時推之後世述之於是始知歐陽公所云蓋無可疑者且古人立言發於其所自得而妙於其所不自知故言足以爲世法今所謂言特工於詩文已爾工文者既少而工詩者類以翦巧綺濫相高惡得謂之言則見鄙於歐陽公也固宜余門下士景君雲客靜而正決而和搏一而寡欲與人罕所交抵夜輒危坐達旦以求心之所得其登乙科也弗憊下第也弗以懟尤好爲詩醇古澹泊微妙清悟如其人今將歸巧余言以爲益余

惟君爲人類有道而文者擴而充之以幾叔度幼安諸賢不難又君移家衛輝百泉山水之勝甲天下家雖貧不具飭粥息之深養之定則弗見於言可也奚藉於詩余自少嗜爲文蓋蘄於古之立言今冉冉老矣文且不克以工況於功於德乎視君之能言竊然有媿焉聊舉歐陽公之言以爲勉其庶有以益君也歟

送丁小山歸湖州序

三代以上士未嘗求於上也陽下於陰爲泰男下於女爲咸君臣者陰陽男女之義是以有岳牧之咨有幣聘形求之舉下迨春秋率以世卿枋國政而建旌乘馬其禮不廢自漢以後始求士以言求以言而能言焉有司於是取之求者之得非有所喜也求以言而能言焉有司反於是擯之求者之失

春風堂集卷四十一
非有所慍也惟其得失之故常在於上然後士人不以得失
爽其心卒歸於無求而自得後之試者所業既遜於古挾其
諛聞渺見思顯於世又或爲貧而仕希科第巧升斗以贍其
身家向者上求於下轉而下求於上上之求下愈緩而下之
求上愈急於是求而得則喜求而不得則慍其愛且惜之者
亦爲湮鬱湫閉而地天之交止說之象其說不行久矣吾友
丁君小山爲人也和而介遜而莊寬裕而不迫爲學也窮經
誼熟掌故貫穿於六書金石叢書稗說上所求者孰踰於此
顧三試於禮部不遇察其意氣揚揚如平時且將去京師而
東省太夫人於吳興也非其學業之邁迤深邃有以自得而
無求於上歟非然何以怡然灑然無有湮鬱湫閉如是也抑
人求仕而不得也憂其得之之難及乎求而得得而思去也

又憂其去之之難是以詩一則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一則
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觸藩繫柅之狀千載下有餘慨焉今
君宿春糧戒行李率意以往無能繫而留者其爲自得也大
矣君之意氣不減於平日也宜君之行覃溪學士魚門編修
輩愛且惜之皆賦詩贈別而余復云云蓋欲舉無求自得之
義以諷天下士非獨爲君志羨云爾

送唐陶山赴海州任序

唐君陶山任吳縣令三年政治人和奸宄戢於市獄訟息于
庭徵漕納稅均於鄉野又以其暇日讀書道古禮郡中之賢
士大夫相與校文譚藝一時譽望翕然省臺諸上司以其才
能之兼美也奏遷海州知州將行士大夫具餞於虎阜爭作
詩贈之而屬予爲序以送其行往予乾隆庚戌奉命按事

長沙見少卿羅君典於岳麓書院詢以人才則云有唐生業
敬業謙兄弟少慧年纔十四五已能通五經周禮左傳且能
誦文選予心異之旣而少卿率其兄弟來受業且云其從叔
爲令於江蘇時予尚未得見君也閱三年而業謙登賢書又
二年而予乞恩歸老始識君於吳門竝得讀其生平所作
及儀禮口義諸書洵矣其才之兼擅也昔公安袁中郎以詩
名於時及爲吳縣則愛其山水風土之佳而病其簿書奔走
之劇所見於諸尺牘中若不能以一朝居者卒至解組以去
蓋擅文詞而未能長於政治也今君之爲令也旦謁省臺書
理訟牒晚接賓客而清詞妙句往往雜出其間其才實有逾
於中郎者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予歸老後又以浙
中當事延主敷文書院每歲中僅一二次晤君今老病益深

辭歸峯卯所居距吳門不及二舍方將以春秋佳日常訪君
於花州石湖之上而君遽晉秩以行初春風日清嘉想見士
大夫簪鞞鞠脰與父老臥轍牽衣欣慰之餘又何能不悵惘
耶雖然吳縣號稱陸海旣富矣患其不能教也而海州地濱
斥鹵磽瘠俱多閭巷蕭條其民亦多獷悍難馴者富而兼教
則其治比之吳縣有難焉者君將以此報最爲
聖天子撫綏窮困瘠薄之衆以酬臺省之知其著爲詩文及
見於謳吟者必有愈于前此所作者矣予試拭目俟之并書
以寄業謙兄弟亦猶古人頌不忘規之意也歟

春融堂集卷四十一終

